

精鈔  
大字

隨

園

全

集

詩話

二  
四

卷之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戊午年  
校正精鈔

隨園詩話

文明書局藏版

上海文明  
書局藏版

隨園詩話卷一

倉山居士著

古英雄未遇時都無大志。非止鄧禹希文學。馬武望督郵也。晉文公有妻有馬。不肯去齊。光武貧時與李通訟逋租於嚴尤。尤奇而目之。光武歸。謂李通曰。嚴君窺目公耶。窺其意。以得嚴君一盼為榮。韓蘄王為小卒時。相士言其日後封王。韓大怒。以為侮已。奮拳毆之。都是一般見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攬鏡人將老。開門草未生。詠懷云。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時詩也。玩其詞。若不料此後之出將入相者。及其為七省經略。在金中丞席上云。問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誰為濟世才。登甲秀樓絕句云。炊烟卓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與未得志時氣象迥異。張桐城相公。則自翰林至作首相。詩皆一格。最清妙者。柳陰春水曲。花外暮山多。葉底花開人不見。一雙蝴蝶已先知。臨水種花知有意。一枝化作兩枝看。扈蹕云。誰憐七十龍鍾叟。騎馬踏冰星滿天。和 皇上風箏云。九霄日近增華色。四野風多仗寶繩。押繩字韻。寄託遙深。

楊誠齋曰。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余甚愛其言。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誰為之格。誰為之律。而今之談格調者。能出其範圍否。況禹皋之歌。不同乎三百篇。

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格豈有一定哉。許渾云。吟詩好似成仙骨。野浪無詩莫浪吟。詩在骨不在格也。

前明門戶之習。不止朝廷也。於詩亦然。當其盛時。高楊張徐。各自成家。毫無門戶。一傳而為七子。再傳而為鍾譚。為公安。又再傳而為虞山。率皆攻排詆呵。自樹一幟。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處。各有乖謬處。總要平心靜氣。存其是而去其非。試思七子鍾譚。若無當日之盛名。則虞山選列朝詩時。方將搜索於荒村寂寞之鄉。得半句片言。以傳其人矣。敵必當玉射先中馬。皆好名者之累也。子耐圃相公。構蔬香閣。種菜數畦。題一聯云。今日正宜知此味。當年曾自咬其根。鄂西林相公。亦有菜圃對聯云。此味易知。但須綠野秋來種。對他愧只恐蒼生面色多。兩人都用真西山語。而胸襟氣象。却迥不侔。

落第詩唐人極多。本朝程魚門云。也應有淚流知己。只覺無顏對俗人。陳梅岑云。得原有命他休問。壯不如人後可知。家香亭云。共說文章原有價。若論僥倖豈無人。又云。愁看童僕淒涼色。怕讀親朋慰藉書。王菊莊云。親朋共悵登程日。鄉里先傳下第名。皆可與唐人頡頏。然讀姚武功云。須鑿燕然山上石。登科記裏是聞名。則爽然若失矣。讀唐青臣云。不第遠歸來。妻子色不喜。黃犬恰有情。當門卧搖尾。則吃吃笑不休矣。其他如不辭更寫公卿卷。恰是難修骨肉書。失意雅不愜。見花如見仇。路逢白面郎。醉簪花滿頭。杜坐公車行萬里。譬如閒看華山來。鄉連南渡思菰米。淚滴東風

避杏花俱妙

余作詩雅不喜疊韻和韻。及用古人韻，以為詩寫性情，惟吾所適。一韻中有千百字，憑吾所選，尚有用定後，不愜意而別改者，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為之。既約束，則不得不湊拍。既湊拍，安得有性情哉。莊子曰：忘足履之適也。余亦曰：忘韻詩之適也。

常州趙仁叔有一聯云：蝶來風有致，人去月無聊。仁叔一生只傳此二句。某擬古云：莫作江上舟，莫作江上月。舟載人別離，月照人離別。其人一生所傳亦只此四句。

金聖歎好批小說，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廟一絕云：衆響漸已寂，蟲於佛面飛。半窗關夜雨，四面掛僧衣。殊清絕。

孔東堂演桃花扇曲，本有詩集若干。佳句云：船衝宿鷺排檣起，燈引秋蚊入帳飛。其他首未能稱是。嵩亭上人題活埋菴云：誰把菴名號活埋，令人千古費疑猜。我今豈是輕生者，只為從前死過來。周道士鶴雛有句云：大道得從心死後，此身誤在我生前。兩詩於禪理俱有所得。

乾隆丙辰，余二十一歲起居叔父於廣西撫軍金震方先生。一見有國士之目，特疏薦博學宏詞。首叙年齒，再夸文學。并云：臣朝夕觀其為，人性情恬淡，舉止安詳。國家應運生才，必為大成之器。

一時司道爭來探問，公每見屬吏談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詩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動作。余在屏後聞之，竊喜。探公見客，必隨而竊聽焉。呈七排一首，有句云：萬里闕前修薦表，百官座上歎文章。

益實事也。公有詩集數卷。歿後無從編輯。僅記其答幕友祝壽云。浮生虛逐黃雲度。高士羣歌白雪來。題八桂堂。盡日天香生畫戟。有時鶴舞到匡床。想見撫粵九年。政簡刑清光景。

己未朝考題。是賦得因風想玉珂。余欲刻畫想字。有句云。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諸總裁以為語涉不莊。將置之孫山。大司寇尹公與諸公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尚未解應制體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習也。倘進呈時。上有駁問。我當獨奏。羣議始息。余之得與館選。受尹

公知從此始。未幾上命公教習庶吉士。余獻詩云。琴爨已成焦尾斷。風高重轉落花紅。

尹文端公總督江南。年纔三十。人呼小尹。海寧詩人楊守知字次也。康熙庚辰進士。以道員桂誤候補河南。年七十矣。尹知為老名士。所以獎慰之者甚厚。楊喜。自指其鬢嘆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公應聲曰。不然。君獨不聞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乎。楊駭然。出語人曰。不謂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屬風流。

尹文端公好和韻。尤好疊韻。每與人角勝。多多益善。庚辰十年。為勾當公事。與嘉興錢香樹尚書相遇蘇州。和詩至十餘次。一時材官僉從。為送兩家詩。至於馬疲人倦。尚書還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於吳江。尚書覆札云。歲事匆匆。實不能再和矣。願公徧告同人。說香樹老子戰敗於吳江道上何如。適枚過蘇。見此札。遂獻七律一章。第五六云。秋容老圃無衰色。詩律吳江有敗兵。公喜。從此又與枚疊和不休。押兵字。有消寒須用美人兵。莫向床頭笑曳兵之句。益探枚方娶妾。



故也。其好諧謔如此。己卯八月。枚江北獲稻歸。飲於公所。酒畢。與諸公子夜談。公從堂後。札示云。山人在外。初回家。姬必多相憶。盍早歸乎。余題札後云。夜深手札出深閨。勸我新歸應早回。自笑公門嬾桃李。五更結子要風催。除夕。公賜食物。枚以詩謝。末首云。知公得韻便傳箋。倚馬才高不讓先。今日教公輸一著。新詩和到是明年。公見之大笑。

託冢宰庸。字師健。作江寧方伯時。潘明府誥。極言公風雅。強余入謁。果一見如平生。懼讀其送人赴陝詩云。潞河冰合悲風生。欲曙不曙鳥飛鳴。寒山厯厯路不盡。班馬蕭蕭君獨行。公孫閣下正延士。博望關西方用兵。北去知君未即返。月明空有相思情。音節可愛。遂獻公二律。前四句云。七十神仙海鶴姿。六年人悔見君遲。學窮宋理談偏妙。詩合唐音自不知。次日。公過訪隨園。坐定。忽正色曰。吾欲借君一貴重之物。未知肯否。余愕然。問何物。公笑出袖中。和韻詩第二句。仍是六年人悔見公遲七字耳。彼此駭然。兩人詩都遺失。余只記押心字韻。尹相國和云。若非元老憐才意。爭動閒雲出岫心。

以昌黎之倔强。宜鄙俳體矣。而滕王閣序曰。得附三王之末。有榮耀焉。以杜少陵之博大。宜薄初唐矣。而詩曰。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以黃山谷之奧峭。宜薄西崑矣。而詩云。元之若砥柱。大年若霜鷁。王楊立本朝。與世作邪郭。今人未窺韓柳門戶。而先掃六朝。未得李杜皮毛。而已輕溫李。何蜉蝣之多也。

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子陵語也。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光武語也。兩人同學。故言語相同。皆七古中硬句。

古無類書。無志書。又無字彙。故三都兩京賦。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必待搜輯羣書。廣採風土。然後成文。果能才藻富豔。便傾動一時。洛陽所以紙貴者。直家置一本。當類書郡志。讀耳。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今類書字彙。無所不備。使左思生於今日。必不作此種賦。即作之。不過翻摘故紙。一二日可成。而抄誦之者。亦無有也。今人作詩賦。而好用雜事僻韻。以多為貴者。誤矣。

樂府二字。是官監之名。見霍光張放兩傳。其君馬黃臨高臺等樂章。久矣失傳。蓋因樂府傳寫大字為辭。細字為聲。聲詞合寫。易至舛誤。是以曹魏改將進酒為平闕中。上之回為克官渡。共十二曲。亦不襲漢晉人。改思悲翁為宣受命。朱鷺為靈之祥。共十二曲。亦不襲魏唐。太白長吉知之。故仍其本名。而自作已詩。少陵張王元白知之。故自作已詩。而創為新樂府。元稹序杜詩言之甚詳。鄭樵亦言。今之樂府。崔豹以義說名。吳兢以事解目。與詩之失傳一也。將進酒而李餘乃序。烈女出門行。而劉猛不言。別離秋胡行。而武帝云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皆與題無涉。今人猶貿貿然抱樂府解題為祕本。而字摹句倣之。如畫鬼魅鑿空無據。且必置之卷首。以撐門面。猶之自標門闕。稱乃祖乃宗。絕大官銜。而不知其無干於己也。

左氏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賦詩。伯有賦鶉奔。趙孟斥之曰。牀第之言不踰闕。非使人之所聞也。

然則其他之賦野有蔓草有女同車及撞兮者其非淫奔之詩明矣

庚字古音同岡故字法康從庚漢以前無讀羹者慶字古音同羌漢以前無讀磬者今字古音同連入先仙韻轉去聲作戀漢以前無讀靈者

文選詩有五韻七韻者李德裕所謂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偶也

陸放翁燒灰除菜蝗蝗字作仄聲徐騎省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但字作平聲李山甫赴舉別所知詩黃祖不憐鸚鵡客志公偏賞麒麟兒麒字作仄聲王建贈李僕射詩每日城南空挑戰挑字作仄聲贈田侍中詩綠窗紅燈酒燈字作仄聲皆本白香山之以司為四琵琶為別凝脂為佞紅橋

三百九十橋十字讀謀也韓愈岳陽樓詩宇宙隘而妨妨作訪音東都詩新輩只朝評評作病音

元稹東南行百韻詩微俸封魚租封音俸店卧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詎行怪怪音乖嶺南詩聯遊

虧片玉洞照失明鑿鑿音聞夜池詩高屋無人風張幙張音丈苦思正旦酌白雪閒觀風色動青旂

正旦讀作真丹又白居易和令狐相公詩仁風扇道路陰雨膏閭閻扇平聲膏去聲李商隱石城

詩簾冰將飄枕簾烘不隱鉤自註冰去聲陸龜蒙包山詩海客施明珠湘麩料淨食自註料平聲

宋竹垞山塘紀事詩殷勤短主簿端笏立乍階乍音祖杜少陵用中興中酒王氣貞觀等字忽平忽

仄隨其所便大抵相如之相燈檠之檠親迎之迎親家之親靈馨之馨蒲桃之蒲鄭侯之鄭馬援

之援別離之離急難之難上應之應判捨之判量移之量處分之分范蠡之蠡補衡之補伍員之

員皆平仄兩用。

宋人雪詩待伴不嫌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已新矣。鄭所南雪詩。梅戰素手白相敵。酒潮上臉紅不鮮。更新。蕭德藻梅花詩。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掛珊瑚枝。已新矣。徐巢友梅詩。過牆新水滴。眼鶴壓屋冷雲眠。定僧更新。

三餘編言詩家使事不可太泥。白傅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過峨嵋。謝宣城詩。澄江淨如練。宣城去江百餘里。縣治左右無江。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長安無八川。嚴冬友曰。西漢時長安原有八川。謂涇渭灃澠滻澇潒潒也。至宋時則無矣。

人稱才大者。如萬里黃河與泥沙俱下。余以為此麤才非大才也。大才如海水接天。波濤浴日。所見皆金銀宮闕。奇花異草。安得有泥沙污人眼界耶。或曰詩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龐雜。名家必選字酌句。余道作者自命。當作名家。而使後人置我於大家之中。不可自命為大家。而轉使後人屏我於名家之外。常規將心餘太史云。君切莫老手顏唐。才人膽大也。心餘以為然。

凡神廟扁對難其用成語而有味。或造倉頡廟求扁。侯明經嘉縉提筆書。始制文字四字。人人叫絕。或求戲臺對聯。姚念茲集唐句行。此曲祇應天上有。斯人莫道世間無。又張文敏公戲臺集宋句云。古往今來只如此。淡妝濃抹總相宜。蘇州戲館集句云。把往事今朝重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來。俱妙。或題諸葛廟。用丞相祠堂四字亦雅切。

余不喜黃山谷詩。而古人所見有相同者。魏泰譏山谷得機羽而失鵬鵬。專拾取古人所吐棄不  
屑用之字。而矜矜然自炫其奇。抑末也。王弼州曰。以山谷詩為瘦硬。有類驢夫脚跟。惡僧藜杖。東  
坡讀山谷詩。如食蠶蜂。恐發風動氣。郭功甫云。山谷作詩。必費如許氣力。為是甚感。林文軒云。蘇詩  
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便出去。黃詩如女子見人。先有許多妝裹作相。此蘇黃兩公之優劣也。余嘗  
比山谷詩。如果中之百合。蔬中之刀豆。畢竟味少。

徐凝詠瀑布詩云。萬古常疑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的是佳語。而東坡以為惡詩。嫌其未超脫也。  
然東坡海棠詩云。未唇得酒暈生臉。翠袖捲紗紅映肌。似此徐詩更惡矣。人震蘇公之名。不敢掉  
聲。此應邵所謂隨聲者多。審音者少也。

某孝廉有句云。立誓乾坤不受恩。蓋自矜風骨也。余不以為然。寄書規之云。人在世間。如何能不  
受人恩。古人如陶靖節之高。而以乞一頓食。至於冥報。相貽杜少陵。以稷契自許。而感孫宰存郵。  
至於願結弟昆。范文正公是何等人。而以晏公一薦。故終身執門生之禮。蓋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  
聖人之所不諱也。若商賈意太史之詩。則不然。曰。名心未了難。道世晚景無多。怕受恩。蔣茗生太  
史之詩。亦不然。曰。不是微禽敢辭惠。只愁無處覓金環。此皆不立身分。而身分彌高。

山陰胡天游稚威。以曠代才。受知於大宗伯任香谷先生。其待之之厚。不亞於令狐相公之待玉溪  
生也。館於其家。八月五日。宗伯指庭前蒲萄曰。彼實垂垂矣。若能以儻淮險韻。刻劃其狀。當令某

伶進酒為懽。稚威刻燭二寸。成四十韻。其警句云。一樹微藏曉。添幽得小齋。擎藤高屋起。縛架碧霄排。翻水層篩細。行天爪擲斂。枝驚千釘錯。結古百繩僭。見擬通身膽。環雕出目蛙。巧懸漚泡住。危累彈丸佳。多覺欺隣棗。貧猶敵庾鮭。粉粘雲母膩。光逼水晶檣。軟謝金刀切。津宜貝齒潛。人窺雨餘館。涼破日斜階。寒別關門遠。肥憐壤性乖。豈知根入塞。不比橘踰淮。一時傳誦。後乾隆辛卯冬日。嚴冬友侍讀。在沈學士雲椒席上。偶談及稚威。以險韻詠蒲桃事。沈因指席間橄欖。命其門人陳梅岑云。汝能以十三覃韻賦此乎。陳即席成二十韻。警句云。青子當秋熟。評芳自嶺南。嘉名忠可喻。真意諫同參。種類炎方別。林園壯月探。陰還連野屋。高欲逼層嵐。摘去梯難架。收來杖易擔。求溫憑茗裏。致遠藉筒函。買或論千百。嘗應只二三。顰眉今莫訴。苦口舊曾諳。細共檳榔嚼。香逾豈菹含。討尋偏耐久。風格在回甘。核試花生燭。仁挑粟綴簪。幸登君子席。佳話並傳柑。余亦在席上。命門人楊容裳仿之。詠錢云。魚伯飛來後。平添利海波。斷銅耶水曲。鑄幣歷山阿。輕影翻鯨甲。花紋皺鳳羅。五銖工剪鑿。四柱細摩挲。輪郭分烏渡。文章備隸蝌。好從牀腳繞。誰向夢中磨。蕭庫懸標牒。吳宮衛甲戈。營中贖才士。帳下買青娥。藏處同牛吼。行來倩馬馱。無緣休慕孔。有癖定歸和。積窖千緡朽。當筵一擲多。裁皮噴大業。剪葉記闍婆。只我偏窮薄。終年歎輻輳。逐貧空有賦。得寶不成歌。壁立已如此。囊空將奈何。畫又三十塊。掛壁羨東坡。陳楊二君。年未弱冠。

方望溪刪改八家文。屈梅翁改杜詩。人以為妄。余以為八家少陵復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

必有反覆辨論而不遵其改者。要之抉摘於字句間。雖六經頗有可議處。固無勞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

余甲戌春往揚州。過宏濟寺。見題壁云。隨着鐘聲入梵宮。憑誰一喝耳雙聾。杪櫛不解無言旨。孤負拈花一笑中。山水爭留文字緣。脚跟猶帶九州烟。現身莫問三生事。找到人間廿四年。末無姓名。但著茗生二字。余錄其詩。歸訪年餘。熊滌齋先生告以茗生姓蔣名士銓。江西才子也。且為通其意。茗生乃寄余詩云。鴻爪春泥迹偶存。三生文字繫精魂。神交豈但同傾蓋。知己從來勝感恩。己而入丁丑翰林。假歸僑寓金陵。與余交好。壬申春。余過良鄉。見旅店題詩云。滿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繫轉蓬身。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不算春。欲語性情思骨肉。偶談山水悔風塵。謀生消盡輪蹄鐵。輸與成都賣卜人。末亦無姓名。但書篁村二字。余和其詩。有好疊花箋抄稿去。天涯沿路訪斯人之句。隔十三年。勞宗發觀察來江南云。渠宰良鄉時。見店壁有此二詩。為館。欽差故主人將圻去。心甚愛之。抄詩請於制府方敏愨公。方亦欣賞。諭令勿圻。然彼此不知篁村何許人。壬辰在梁瑤峰方伯署中。晤篁村。方知姓陶。名元藻。會稽諸生也。以此語告陶。陶感三人之知己。而傷方勞二公之已亡。重賦云。匹馬曾從燕薊趨。橋霜店月已模糊。人如曠世星難聚。詩有同聲德未孤。自笑長吟忘歲月。翻勞相訪徧江湖。秦淮河上敦槃會。應識今吾即故吾。三間老屋夕陽村。底事高軒過此門。飛蓋翠搖新蘸墨。華燈紅照舊題痕。不教畫漫傭奴易。便勝紗籠佛殿尊。惆悵憐才

青眼客。幾番剪紙為招魂。

本朝王次回疑雨集。香奩絕調。惜其只成此一家數耳。沈歸愚尚書。選國朝詩。擯而不錄。何所見之狹也。嘗作書難之曰。關雎為國風之首。即言男女之情。孔子刪詩。亦存鄭衛。公何獨不選。次回詩。沈亦無以答也。唐李飛譏元白詩。纖豔不逞。為名教罪人。卒之千載而下。知有元白。不知有李飛。或云飛此言。見於杜牧集中。牧祖佑年。老不致仕。香山有詩譏之。故牧假飛語以詆之耳。

余戲刻一私印。用唐人錢塘蘇小是鄉親之句。某尚書過金陵。索余詩冊。余一時率意用之。尚書大加訶責。余初猶遜謝。既而責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為此印不倫耶。在今日觀。自然公官一品。蘇小賤矣。誠恐百年以後。人但知有蘇小。不復知有公也。一座驟然。

高文良公夫人。名琬。字李玉。蔡將軍毓榮之女。尚書珽之妹也。其母國色。相傳為吳宮舊人。夫人生而明豔。嫺雅能詩。公巡撫蘇州。與總督某不合。屢為所傾。而公卓然孤立。詠白燕第五句云。有色何曾相假借。沉思未對適夫人。至代握筆曰。不羣仍恐太分明。益規之也。夫人博極羣書。兼通政治。文良公之奏疏。文檄等作。每與商定。詩集不傳。記其詠九華峰寺云。蘿壁松門一徑深。題名猶記舊鋪金。苔生塵鼎無香火。經蝕僧厨有蠹蟬。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歸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誰是。剩有枯禪守故林。此為其父平吳逆後。獲咎歸空門而作也。

宋荅塘詩話。譏白太傅在杭州憶妓詩。多於憶民詩。此苛論也。亦腐論也。關雎一篇。文王輒轉反側。



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厄於陳蔡。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耶。

詩人陳製錦。字組雲。居南門外。與報恩寺塔相近。樊明徵秀才贈詩云。南郊風物是誰真。不在山巔與水濱。仰首陸離低首誦。長干一塔一詩人。陳嫌不佳。余曰。渠用意極妙。惜未醒耳。若改仰首欲攀低首拜。則精神全出。僅易三字耳。陳為雀躍。博學好古。尤精篆隸之學。余所得兩漢金石文字。皆所贈也。卒後余挽聯云。地下又添高士伴。生前原當古人看。

靖逆侯張勇。字非熊。國初定鼎。即仗劍出關。求見英王。王大奇之。提督甘肅。知吳三桂將反。命子雲翼聞道入都。首發其奸。聖祖親解御袍賜之。功成。後諡襄壯。相傳其封公夢夏侯愷而生。侯薨後。葬墳掘地。得夏侯碑碣。亦一奇也。性好吟詩。過崆峒云。蚩尤戰後久消兵。此處猶存訪道名。萬里山河塵不起。松風常帶鳳鸞聲。

人謀事久而不得。則意思轉淡。何士顯秀才感懷云。身非無用貧偏暇。事到難圖念轉平。真悟後語也。其他如貧猶買笑為身累。老尚多情或壽徵。書因補讀隨時展。詩為留刪盡數抄。皆不愧風人之旨。歿後余聞信。飛遣人到其家。搜取詩稿。得三百餘首。為付梓行世。板藏隨園。

余宰冰陽時。淮安諸生呂文光。館於冰之吳姓家。其弟子某赴童子試。呂為代倩文字。被余偵獲。愛其能文。不加之罪。且延為西席。以姨妻之。和余春草云。綿力漫言承露薄。靈根自信濟人多。又云。託根何必蓬萊上。得氣均沾雨露中。余笑曰。此縣令詩。不能作翰林者。已而果中辛未進士。出知滑縣。

江西魏允迪字懋堂。豪邁不羈。官中書侍讀。以撫軍公子。而家資散盡。因之失官。詠山中積雪云。寂寞山涯更水濱。漫天匝地白如銀。前村報道溪橋斷。可喜難求索債人。干霄篔簹竹翠盈。時雪壓風欺撲地愁。莫訝此君無勁節。一經淪落也低頭。又出門云。憑著牽衣兒女送。只揮雙淚不回頭。讀之令人神傷。與余同召試友也。

蘇州昇山轎者。最狡獪。遊治少年。多與錢。則遇彼姝之車。故意相撞。或小停頓。商賈意先生有詩云。直得與夫爭道立。翻因小住飽看花。虎邱山坡五十餘級。婦女坐轎下山。心怯其墜。往往倒抬而行。鮑步江竹枝云。妾自倒行郎自看。省即一步一回頭。

李義山詠柳云。堤遠意相隨。真寫柳之魂魄。與唐人山遠始為容。江奔地欲隨之句。皆是嘔心鏤骨而成。粗才每輕輕讀過。吳竹橋太史亦有句云。人影水中隨。

陸魯望過張承吉丹陽故居。言祐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為才子之最也。余深愛此言。自古文章。所以流傳至今者。皆即情即景。如化工肖物。著手成春。故能取不盡而用不竭。不然一切語。古人都已說盡。何以唐宋元明才子輩出。能各自成家。而光景常新耶。即如一客之招。一夕之宴。開口便有一定分寸。貼切此人此事。絲毫不容假借。方是題目佳境。若今日所詠。明日亦可詠之。此人可贈。他人亦可贈之。便是空腔虛套。陳腐不堪矣。尹文端公在制府署中。冬日招秦蔣兩太史及余飲酒。今日席上。皆翰林同衙門。各賦一詩。蔣詩先成。首句云。卓午人停問字車。公笑。

曰此教官請客詩也。秦懼不肯落筆。余亦知難而退。公不許。乃呈一律云。小集平泉夜舉觴。春風座上不知霜。偶然元老開東閣。難得羣仙共玉堂。公大喜曰。開口已包括全題。白傳夸劉禹錫金陵懷古詩前四句。已探驪珠。此之謂矣。

余每作詠古詠物詩。必將此題之書籍。無所不搜。及詩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猶之有權勢而不逞也。

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貴者也。生吞活剝。不如一蔬一筍矣。牡丹芍藥花之至富麗者也。剪綵為之。不如野麥山葵矣。味欲其鮮。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與論詩。

襄勤伯鄂公。容安。好吟詩。如有宿悟。竹林寺云。初地相逢人似舊。前身安見我。非僧悼亡云。傷心最是懷中女。錯認長眠作暫眠。

記曰。學然後知不足。可見知足者。皆不學之人。無怪其夜郎自大也。鄂公題甘露寺云。到此已窮千里目。誰知纔止一層樓。方子雲偶成云。目中自謂空千古。海外誰知有九州。

昔人言白香山詩。無一句不自在。故其為人和平樂易。王荆公詩。無一句自在。故其為人拗強乖張。愚謂荆公古文。直逼昌黎。宋人不敢望其肩項。若論詩。則終身在門外。尤可笑者。改杜少陵天闕象緯逼。為天闕象緯逼。改王摩詰山中一夜雨。為一半雨。改杞君詩。過日為過目。關山同一照。為同一點。皆是點金成鐵。手段大抵宋人好於博雅。又好穿鑿。故此種剝肉生瘡之說。不一而足。杜詩。

天子呼來不上船。此指明皇白龍池。召李白而言船舟也。明道雜記以為船衣領也。蜀人以衣領為船。謂李白不整衣而見天子也。青蓮雖狂不應若是之妄。東坡赤壁賦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適閒適也。羅氏拾遺以為當是食字。引佛書以睡為食。則與上文文義平險不倫。東坡雖佞佛必不自亂其例。杜詩王母晝下雲旗翻。此王母西王母也。清波雜志以王母為鳥名。則與雲旗杳無干涉。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此落霞雲霞也。與孤鶩不類而類。故見妍妙。吳獬事始以落霞為飛蛾。則蟲鳥並飛味同嚼蠟。杜牧阿房宮賦未雲何龍用易經雲從龍也。是齋日記以為用左氏龍見而雲。宮中非雲祭地也。文選詩挂席拾海月。妙在海月之不可拾也。註選者必以海月為蚌蟪之類。則作此詩者不過一摸蚌翁耳。少陵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其妙處在無風而雲不夜而月故也。註杜者以不夜無風為地名。則何地無雲何地無月何必此二處。纔有風月耶。三峽星河影動搖。即景語也。註杜者必引天官書星動為用兵之象。未必太平時星光不動也。宋子京手抄杜詩改握節漢臣歸為禿節禿字不如握字之有神也。劉禹錫瀼西詩春水穀紋生。明是春水方生之義。而晏元獻以生為生熟之生。豈織綺縠者定用生絲不用熟絲耶。東坡雪詩用銀海玉樓。不過言雪色之白。以銀玉字樣襯託之。亦詩家常事。註蘇者必以為道家肩目之稱。則當下雪時專飛道士家。不到別人家耶。明道雜志云坡詩客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菴初白頭。黃元以為白字不可對天字。遂妄改為日字。對則工矣。其如初日頭三字文理不通。袁確秋日詩芳草不復綠。

王孫今又歸此王孫公子王孫之稱也宋人云王孫蟋蟀也引詩瓘云楚人名蟋蟀為王孫又以為  
猿引柳子厚憎王孫為證博則博矣意味索然冷齋夜話云太白詩昔作夫容花今為斷腸草本  
陶宏景仙方註斷腸草一名夫容故也乃知詩人無一字閒話方密之笑曰太白寃哉草不妨同  
名詩人何心作藥師父耶凡此種種其病皆始於鄭康成康成註毛詩美目清兮目上為明目下為  
清然則美目盼兮盼又是何物註亦既覲止為男女交媾之媾註五日為期為妾年未五十必與  
五日之御五日不御故思其夫註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便是靈威仰亦燥怒註言從之邁言將自  
殺以從之其迂謬已作備矣

堯之時老人擊壤壤土也周處風土記則曰壤以木為之長三尺四寸引皇甫元晏十七歲從姑子  
擊壤於路為證不知堯之時安得有木壤果有之又何得歷虞夏商周而不一見於詠樂耶要知  
周處風土記亦宋人偽作

本朝有某孝廉獻吳逆詩云力窮楚覆求秦救心死韓亡受漢封聖祖愛其巧於用典遣人訪之  
其人逃余以為此做汪彥章為張邦昌雪罪表也其詞云孔子從佛肝之召卒為尊周紀信乘漢  
王之車將以誑楚可謂善於文過者

有妓與人贈別云臨歧幾點相思淚滴向秋階發海棠情語也而莊孫服太史贈妓云憑君莫拭相  
思淚留著明朝更送人說破轉覺嚼蠟佟法海弔琵琶亭云司馬青衫何必濕留將淚眼哭蒼生

一般殺風景語

有人哭一顯者云堂深人不知何病身貴醫爭試一方說盡貴人患病情狀

吾鄉陳星齋先生題畫云秋似美人無礙瘦山如好友不嫌多江陰翁徵士朗夫尚湖晚步云友如作畫須求淡山似論文不喜平二語同一風調

本朝開國時江陰最後降有女子為兵卒所得給之曰吾渴甚幸取飲可乎兵憐而許之遂赴江死時城中積屍滿岸穢不可聞女子齒指血題詩云寄語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同徵友萬柘坡光泰精於五七古程魚門讀之五體投地近體學宋人有晦澀之病陳古漁專工近體宗七子故聞魚門贊萬詩大相抵牾余為作跋釋兩家之憾且柘坡近體之佳者以曉古漁其題開元寺云古樹鳥巢密疏寮客到稀鈴空隨瓦墜碑斷入牆填方鏡云自笑相逢同杓盃封侯誰有面如田金鰲玉螭橋云曉來濃翠東西映也算蛾眉對仗班陳乃折服

余長姑嫁慈溪姚氏姚母能詩出外為女傅康熙間某相國以千金聘往教女公子到府住花園中極珠簾玉屏之麗出拜兩姝容態絕世與之語皆吳音年十六七學琴學詩頗聰穎夜伴女傅眠方知待字之女尚未侍寢於相公也忽一夕二女從內出面微紅問之曰堂上夫人賜飲時業已寢未二鼓從帳內躍出搶地呼天語啾啾不可辨顛仆片時七竅流血而死蓋夫人賜飲時業已酖之矣姚母踉蹌棄資裝即夜逃歸常告人云二女年長者尤可惜有自嘲一聯云量淺酒痕先

上面與高琴曲不和絃

詠物已難。而和前人之韻則更難。近惟陳其年之和王新城秋柳。奇麗川方伯之和高青邱梅花。能不襲舊語。而自出新裁。陳云。盡日郵亭挽客衣。風流放誕是耶非。將軍營裡年光晚。京兆街前信息稀。愁黛忍令秋水見。柔條任與夜烏飛。舞腰女伴如相憶。為報飄零願已違。鵝黃搓就便相憐。記得金城幾樹烟。未到阿那先麗蕊。任為拋擲也纏綿。由來春好惟三月。待得花開又一年。此日秋山太迢遞。株株搖落畫樓邊。又云。似爾陌頭還拂地。有人樓上怕開箱。俱妙。方伯云。枝頭何處認輕痕。霜亦精神雪亦溫。一徑曉風尋舊夢。半林寒月失孤村。吟情欲鏤冰為句。離恨難招玉作魂。寄語溪橋橋上客。莫從香裡誤柴門。點額誰教入漢宮。凍雲合處路難通。朧朧照去月疑落。瓣瓣擎來雪又空。無夢不隨流水去。有香只在此山中。松間竹外誰知己。地老天荒玉一叢。又云。珊珊仙骨誰能近。字與林家恐未真。龍首祇今春意薄。山中自昔故人稀。其高淡之懷。梅花有知。當呼知己。康熙間。于清端公總督江南。舉其族弟襄勤公來守江寧。二人俱名成龍。不以為嫌。且俱以清節卓行。名震海內。洵聖朝佳話也。襄勤巡撫京畿。不避權貴。故演戲者有紅門寺誅姦僧一節。事雖附會。非無因也。其孫紫亭先生名宗瑛者。甲戌翰林。人品高逸。善畫工詩。余戊申遊虞山。紫亭之子靜夫明府。適宰昭文。以來鶴堂詩見示。如題畫云。寒聲兩岸蟲。秋懷千頃秋。雨斷月初明。孤篷猶滴漉。漉。遊馬氏園云。隔樹未知處。緣溪已到門。折杏花贈某云。燈紅人影搖芳樹。手動花陰落滿身。歸

車云急雨驚風翻碧沼。歸雲學水亦東流。皆起超元著。不食人間烟火靜夫云。清端襄勤二公亦有詩集。他日檢出。為余寄來。

李尚書雅熙學道散遣歌姬。王西樵責以詩云。聽歌曾入忘憂界。不應忽縛枯禪戒。未是香山與病緣。何妨樊子同春在。安石携妓自不凡。處仲開閣終無賴。誰為公畫此策者。狂奴恨不鞭其背。阮亭亦云。萬種心情消未盡。忍辭駱馬遣楊枝。余惜秦少游未聞此言。

江西某太守將伐古樹。有客題詩於樹云。遙知此去棟梁才。無復清陰覆綠苔。只恐月明秋夜冷。誤他千歲鶴歸來。太守讀之。愴然有感。乃停斧不伐。

南宋宮嬪墓。在越中者甚多。屬湖之濱。獅山之側。塋址可識者二十四處。俗傳廿四堆是也。山陰邵薑畦先生詩云。屬湖湖水瑩如鏡。照出興亡事可哀。二十四堆春草綠。錢塘風雨翠華來。緯有深情先生尤長五言。詠濟南跑突泉云。倒翻廬阜瀑。長湧浙江潮。一時諸名士。為之欄筆。又有句云。溪澄花影耦。山靜屐聲孤。

江南黃梅時節潮濕可厭。徐金粟云。不待雨來先地濕。並無雲處亦天低。

丁巳前輩沈雲蜚先生館選後。乞假歸娶。逾年入都。以習國書。故僦屋隣余。欲彼此宣究。未半年。以瘵疾亡。余入奠。見紙墨叢殘。家僅殯殮。為之泣下。哭以四絕句。五十年來全不省。記忽內子誦之。琅琅乃追錄之。以存其人。詩云。仙山樓閣本茫茫。容易青年到玉堂。底事曇花纔一現。已蒙上帝



遣巫陽。明知病體頽唐甚。何事間關萬里來。想是神仙厭鄉土。特教玉骨英蓬萊。幾度蓬門歌小車。揮毫同習上清書。而今難字從誰問。旅櫬灰停一寸餘。半年湯藥滯天涯。腰瘦何人報沈家。少婦昨宵家信到。催君迎看帝城花。

錢塘洪昉思昇。相國黃文僖公機之女孫壻也。人但知其長生曲本。與牡丹亭並傳。而不知其詩才在湯若士之上。曉行云。咿喔晨雞鳴。僕夫駕輪鞅。四野絕無人。但聞征鐸響。夜泊云。竹簟隨潮落。蒲帆逐月飛。維舟已深夜。還上釣魚磯。性落拓不羈。晚年渡江。老僕墜水。先生醉矣。提燈救之。遂與俱死。送高江村宮詹入都五排一百韻。沈鬱頓挫。逼真少陵。

先生為王貞女作金環曲云。王家有女字秀文。少小綽約蘭蕙芬。項郎名族學詩禮。金環為聘結婚姻。十餘年來人事變。富兒那必歸貧賤。一朝別字豪貴家。三日悲啼淚如霰。手摘金環自吞食。將死未死救不得。柔腸九曲斷還續。卧地祇存微氣息。詎料國工賜靈藥。吐出金環定魂魄。至性由來動彼蒼。一夜銀河駕烏鵲。嗟哉此女貞且賢。項郎對之悲復憐。朝來笑倚鏡臺立。代繫金環雲髻邊。其事其詩。俱足千古。篇終結句。餘韻悠然。

蘇州徐文靖公。明季殉難。二子昭文貫時。俱守父志不仕。尤西堂為貫時作傳。言其少時美好。自稱三十六帝外臣。過平原有見云。玉面珠璫坐錦車。蟠雲作髻兩分梳。春風解下貂回睇。露出螭蟻雪不如。曲水池頭倚玉闌。被除初起曉妝寒。新來傳得江南樣。也是梳頭學牡丹。摩寫燕趙佳人風。

陸園詩言 卷一  
流可想。貫時先生名柯。其孫龍飲。精賞鑑。與余交好。

洪昉思詠燕女云。燕姬生小習原野。春草茸茸獵城下。身輕不許健兒扶。捉鞭自上桃花馬。胡稚威亦詠此題中四句云。蝥蟻明處緣裁領。莫手搯時為攬妝。雲髻半籠花壓額。巾羅斜挂水成行。

梅定九先生以算法易理受知聖祖人。但知其樸學。而不知詩故風雅。其繼藤坑夜雨云。萬壑連為瀑。千峰撼欲平。虛堂漁艇似。短燭月華明。答周崑來云。墨妙時看珍共璧。心期今見託雙魚。周故奇士。舞刀奪槊。豪氣逼人。畫龍一幅。人以千金相購。識戴雪村學士於未濟時。以女妻之。

余翰林歸娶長安。贈行詩甚多。記其佳者。鄒太和學士云。菊黃楓紫小春天。送爾南歸是錦旌。才子掃眉宜赤管。洞房停燭有金蓮。歸鞍尚帶同文課。時方習清書吟篋新添却扇篇。此日和鳴誰不羨。鳳

皇山下著神仙。張南華宮詹云。豔雪飛新句。紅絲繫夙緣。人間留玉杵。天上撒金蓮。官柳榮袍綠。官花壓帽鮮。君恩許歸娶。仍釋曲江鞭。遙識催妝日。金花豔壁箋。湖山留粉黛。豪墨亂雲烟。兩美

應空越。雙飛仙入燕。綠牕眉畫早。銀燭看朝天。沈椒園御史云。金閨才子愛袁絲。年少承恩出玉墀。丹詔命趨雙鶴髮。繡幃交護兩瓊枝。笙歌院落時衣錦。梅柳江村曉畫眉。仁看還朝成博

議。文章報國正相期。蔣御史和寧時作諸生云。金蓮銀燭數行低。照出鴛鴦兩兩棲。風動流蘇侵夜漏。應疑鈴索海棠西。魏允迪中翰以余文捷戲云。爭傳才子擅文詞。頃刻千言不構思。若使畫

眉須緩款。那容橫掃筆尖兒。大司空袁叔度時為庶常云。袁郎走馬出京華。折得東風上苑花。一路

香塵南國近。苾蘿村是阿儂家。畫壁旗亭句浪傳。藍橋歸去會神仙。從今厭看閒花草。新種湖邊並蒂蓮。蓋調余狎許郎也。又云。玉鏡臺前一笑時。石螺親為畫雙眉。烏絲競豔催妝句。只恐流傳惱雪兒。雙綰同心帶一條。華燈椽燭好良宵。錦衾宛轉留春住。莫忘鳴珂赴早朝。毘陵相國程聘三時作庶常詩云。金燈花下沸笙歌。寶帳流香散綺羅。此日黃姑逢織女。漫言人似隔天河。蓋戲用余朝考句也。

座主蔣文恪公時為學士詩云。羣仙豔羨送天涯。重疊詩牋壓小車。馬上玉郎春應醉。滿身香雪落梅花。我聞堂上兩親履。劃菽含丸廿載餘。此日江南花燭好。承權同上紫泥書。

余以翰林改官江南。一時送行詩甚多。其佳者如劉文定公綸時官修編詩云。弱水神仙少定居。詞頭草罷領除書。蔣山南去秦淮路。好雨脩脩梅熟初。三載頭銜共冷宮。幾人鄉夢出長安。君行若過吾廬外。五月江深草閣寒。定子賞筵唱石城。離堂燭跋不勝情。菱荷香動三千里。誰共編詩記水程。宗伯齊公召南時為侍講詩云。尊前言別重踟躇。一向推衰話豈虛。才子何妨為外吏。名山况可讀奇書。攜將佳偶花能笑。吟得新詩錦不如。轉眼蒲帆催北上。未容風物戀鱸魚。官河柳色雨餘新。故里風光更絕倫。書畫一船烟外月。湖山十里鏡中人。浣衣香裊芙蓉露。評史清澆竹葉春。回首同時趨直客。蓬萊猶是在紅塵。莊參政有恭時為修撰詩云。廬陵事業起夷陵。眼界原從閱歷增。況有文章堪潤色。不妨風骨露崢嶸。廉分杯水余同況。明徹晶籠爾獨能。儒吏風流政多

暇新詩好與寄吳綾。副憲申甫。時為孝廉。詩云。鵝行驚失鳳池春。百里初除墨綬新。簿領竟須煩  
史筆。朝廷原自重詞臣。交情未免憐今別。公論尤應惜此人。終是讀書能有用。他時端不負斯民。  
鶴書到日廣求賢。殿上揮毫各少年。遭遇未嘗非盛事。滯留或恐是前緣。公卿譽滿君猶出。僕  
婢詩成我亦憐。可憶僧窗風雨夜。燈花只為一人妍。戊午榜發前一日與張少儀諸  
人同飲喜燈有花惟君獲雋平臺縹緲見烟  
縷。客至能令眼界寬。談笑每欣多舊雨。杯盤常愧累貧官。由來氣類關偏切。此後風流繼必難。說  
與能詩姚祕監。豪情略為洗儒酸。戲南臨期草草話難窮。高柳涼飄弄袖風。客裏驚心多聚散。酒  
邊分手又西東。對銜山色濃於染。繞郭溪光淡若空。此景江南曾不少。有人時在夢魂中。其時長安  
諸公以笏山四首為獨絕。少宗伯劉公星煒時為諸生。做昌谷體作七古一篇云。壬之年。癸之月。  
一鯨驅雲雲不行。走上江南春蘭楫。詩長不能備錄。

隨園詩話卷二

倉山居士著

丁巳余流落長安寓刑部郎中王公諱琬者家同寓人常熟孝廉趙貴璞字再白傾蓋相知西林相公門下士也欲薦余見西林有尼之者因而中止未幾王公出守興化余儻然無歸趙以寒士而留余仍住王公舊屋供其饔飧彼此倡和趙詩才清警適仙霞嶺云萬竹掃天青欲雨一峯受月自成霜其曾祖某生天啟間題天聖閣云天在閣中看世亂民從地上作人難

丙子九月余患暑瘧早飲呂醫藥至日晚忽嘔逆頭眩不止家慈抱余起坐覺血氣自胸債起性命在呼吸間忽有同徵友趙藜村來訪家人以疾辭曰我解醫理乃延入診脈看方笑曰容易命速買石膏加他藥投之余甫飲一勺如以千鈞之石將腸胃壓下血氣全消未半盃沉沉睡去親上微汗朦朧中聞家慈暗曰豈非仙丹乎睡須臾醒君猶在坐問思西瓜否曰想甚即命買瓜曰憑君盡量我去矣食片許如醍醐灌頂頭目為清晚便食粥次日來曰君所患者陽明經瘧也呂醫誤為太陽經以升麻羌活二味升提之將君血妄行逆流而上惟白虎湯可治然亦危矣未幾君歸余送行詩云活我自知緣有舊離君轉以病難消先生亦見贈云同試光明人有幾一時公幹鬢先斑

藜村雞鳴埭訪友云佳辰結良覲言采北山杜雞鳴古埭存登臨渾漫興蕭梁此化城貽為初地

祖六龍行幸過金碧現如許。欲辨六朝蹤。風亂塔鈴語。江南山色佳。元武湖澈澈。豁開几盞間。秀  
出庭木末。延陵敦風尚。藉以紆繆結。山能使人澹。湖能使人闊。聊共發嘯吟。無為慕禪悅。趙名輩靜江西南豐人

少陵云。多師是我師。非師可師之人而師之也。村童牧豎。言一笑皆吾之師。善取之皆成佳句。

隨園擔簦者。十月中在梅樹下。喜報云。有一身花矣。余因有句云。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  
一身花。余二月出門。有野僧送行。曰。可惜園中梅花盛開。公帶不去。余因有句云。口憐香雪梅千

樹。不得隨身帶上船。

凡古人已亡之作。後人補之。卒不能佳。由無性情故也。東晉補田庚。元次山補威英。九淵皮日休

補九夏。裴光庭補新宮茅鷓。其詞雖在。後人讀之者寡矣。

唐人詠柳云。長條亂拂春波動。不許佳人照影看。宋人詠柳云。愛把長條惱公子。惹他頭上海棠

花。

張燕公稱闕朝隱詩。炷妝倩服。不免為風雅罪人。王荆公因之作字說云。詩者。善言也。寺為九卿

所居。非禮法之言不入。故曰思無邪。近有某太史恪守其說。動云詩可以觀人品。余戲誦一聯

云。哀箏兩行雁。約指一句銀。當是何人之作。太史意薄之。曰。不過冬郎温季耳。余笑曰。此宋四朝

元老文潞公詩也。太史大駭。余再誦李文正公昉贈妓詩。曰。便牽魂夢從今日。再覩嬋娟是幾

時。一往情深。言由衷發。而文正公為開國名臣。夫亦何傷於人品乎。李經含神霧云。詩者持也。

持其性情。使不暴去也。其立意比荆公差勝。

劉昭禹曰。五律一首。如四十賢人。其中着一屠沽兒。不得余教。少年學詩者。當從五律入手。可以摹古風。下可以接七律。

孔子與子夏論詩曰。窺其門。未入其室。安見其奧藏之所在乎。前高岸。後深谷。泠泠不見其裏。所謂深微者也。此數言。即是嚴滄浪於羊挂角香象渡河之先聲。

盧雅雨塞外接家書云。料來狼狽原應爾。便說平安那當真。何南園都中寄家書云。母因疾病愁家遠。強說平安下筆難。

宋稗類抄第一卷。遭際類云。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交好。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恨有一事不如公。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妾已生子矣。可以奉偕。他日生子。當即見還。既而遣妾。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二家。一母生二名儒。前所未有。此事太通脫。今人所斷不為。而宋之賢者。且傳為佳話。高阜太守題詩曰。贈妾生兒古人有。兒生還妾古人無。宋賢豁達竟如此。寄語人間小丈夫。杭州馮山公先生。以春秋盧蒲癸為齊之忠臣。云。替莊公報仇。要滅崔氏。非慶封不可。欲輸心慶封。非易內不可。五倫中。君父最大。夫妻為小。盧顧大倫。故不顧小倫也。其言甚創。人多怪之。余按東漢獨行傳。捷為任永避王莽之亂。偽病膏肓。妻淫於前。佯為不見。似山公之言。未嘗無證。

唐翰林學士最榮。人直許借飛龍廐馬。白香山贈錢翰林詩曰。分班皆命婦。對苑即儲星。蓋最親禁宮也。是以韋瓘學士也。而覆以蜀嶺之袍。韓滉學士也。而暗藏金蓮之燭。十國春秋載後蜀王建待翰林過優。人尤之。建曰。我昔值慈聖。見唐天子待翰林之厚。雖朋友不如也。我不過萬分之一耳。

古稱狀元不必殿試。第一名。唐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詩曰。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按谷登趙昌翰榜。名次第八。非第一也。周必大有回桃狀元頌。啟回第二人。葉狀元適啟當時新進士。皆得稱狀元。惟南漢狀元不可攷。十國春秋載劉龔定例。作狀元者必先受宮刑。羅履先南漢宮詞云。莫怪宮人夸對食。尚衣多半狀元郎。古稱探花不必第三名。天中記。唐進士杏園初會。使少後二人。探花遊園。若他人先折名花。則二人被罰。寬夫詩話云。故事進士朝集。擇年少者為探花使。是探花者。年少進士之職。非必第三名也。進士帽上多插花。太宗伯寇準少年。正插花飲酒時。温公性嚴重。不肯插花。或曰。君思也。乃插一枝。大槩以年少者為貴。某及第詩曰。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杖人多笑。十里珠簾下半鈎。或又曰。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皆傷老之詞。照寘問。余中請禁探花。以為傷風化。遂停此例。後中以賍敗人。咸鄙之。王弇洲曰。禁探花之說。譬如新婦入門。不許妝飾。便教績麻造飯。理非不是也。而事太早矣。余按李燾長編載。陳若拙中進士第三名。以貌陋。人稱瞎榜。蓋宋以第三名為榜眼。亦探花。



不必第三名之證

商寶意有甥吳鑑南滿。為詩人尊萊之子。亦能詩。嚴海珊贈云。何無忘酷似其舅。嚴挺之乃有此兒。真巧對也。鑑南以主事。從溫將軍征金川。大軍潰於木果。中礮墜溪死。未死時。知不免。寫詩兩冊。以一冊付其妻叔周某逃歸。以一冊自置懷中。今秋帆先生所刻者。周帶回之一冊也。與程魚門交好。程誦其陶然亭云。偶着芒鞋策策行。到來心迹喜雙清。短蘆一片低如屋。空翠千層遠入城。野曠每留殘照久。地高先覺卓涼生。老僧解得登臨意。勸聽殘蟬曳樹聲。贈人云。波雖無恨終歸海。人到忘情却省才。與乃舅寶意人。因福薄方生慧。天與才多恰費心之句。相似。

近今風氣。有不可解者。士人略知寫字。便究心於說文。凡將而求歐。褚鍾王於高閣。略知作文。便致力於康成。穎達。而不識歐蘇韓柳為何人。間有習字作詩者。詩必讀蘇。字必學米。侈然自足。而不知考究詩與字之源流。皆因鄭馬之學多糟粕。有費精神。蘇米之筆多放縱。可免拘約。故也。改詩難於作詩。何也。作詩興會所至。容易成篇。改詩則興會已過。大局已定。有一二字於心不安。千力萬氣。求易不得。竟有隔一兩月。於無意中得之者。劉彥和所謂富於萬篇。窘於一字。真甘苦之言。荀子曰。人有失鍼者。尋之不得。忽而得之。非日加明也。眸而得之也。所謂眸者。偶睨及之也。唐人句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即眸而得之之謂也。

香亭弟出守廣東。余賦送行云。君恩深處忘途遠。家運隆時惜我衰。一時和者甚多。惟押衰字頗

難。胡書巢妹夫和云。江南政績新。道愛海外文章。舊起哀。余作書深羨。胡答書云。為押良字頗費心。今果見許。足徵兄之能。知此中甘苦也。書巢尤長五古。途中望二華云。連山如洪濤。一瀉不得住。散作平岡低。萬壑此爭赴。奔騰勢未已。砥強有餘怒。數重漸陀迤。坡途相錯互。草不何繁滋。谷畜欽羨度。落日下翠微。蒼蒼羣峯暮。白雲奇幻形。屢顧有時誤。大散關云。蜀門自此通。谷口望若合。日月互蔽虧。陰陽隱開闔。微徑臨深溪。馬蹄畏虛踏。泉流亂石中。砢砢肆擊磕。時節已初春。氣候如殘臘。黃葉間青條。風吹鳴珷珷。時見采樵人。行歌互相答。朝天峽云。旬月走雲棧。登頓勞上下。輿中困掀簸。厥聞馬蹄響。晨改水涉。失喜聽雙鶩。羌舟小如葉。羌水平如掌。健疑青鶴飛。疾類枋榆搶。灘轉峽角來。雙峙夜千丈。石裂怒欲落。長壓不敢仰。洞陰中慘慄。白日迷愴恍。其深蟠蛟龍。其毒聚蛇蟒。側目望天闕。閣道更渺茫。行人偶失足。一墜詎可想。寄香亭云。攜手天水橋。送我北新闕。君歸我夜泊。咫尺不能攀。何況萬餘里。遠隔千重山。子來既無期。我行猶未還。至今夢寐中。橋下聞潺潺。流水已無時。思君如連環。森林九種竹。燦燦十樣箋。六六雙鯉鱗。冷冷三峽泉。險易雖有殊。窮達何與焉。自惜結隆愛。金石貫貞堅。與予同一心。豈與時俗遷。寓書奎小達。在邊蕭空延。予即能我諒。我衷胡由宣。相思如萱草。憂分何時捐。書巢受業于嘉禾布衣張庚。而詩之超拔。青出於藍。因書巢全集未梓。為代存數章。

尹文端公論詩最細。有差半个字之說。如唐人夜琴。知欲雨。晚篁覺新秋。新秋二字。現成語也。欲

雨二字。以欲字起雨字。非現成語也。差半个字矣。以此類推。名流多犯此病。必云。晚暈恰宜秋。宜字方對欲字。

詩無言外之意。便同嚼蠟。杭州俞蒼石秀才。觀繩伎云。一線騰身險復安。往來不厭幾回看。笑他着腳寬平者。行路如何尚說難。又雲。開晚齋終殊且菊。吐秋芳已負春昏。有意義可思。嚴冬友壯年不仕。韋曲看桃花云。憑君眼力知多少。看到紅雲盡處無。

痘神之說。不見經傳。蘇州名醫薛生白曰。西漢以前。無童子出痘之說。自馬伏波征交阯。軍人帶此病歸。號曰虜瘡。不名痘也。語見醫統。余考醫書。凡載人形體者。妍媸各備。無載人面麻者。惟文苑英華載潁川陳黯。年十三。袖詩見清源牧。其首篇詠河陽花。時痘加新落。牧戲曰。汝藻才而花面。何不詠之。陳應聲曰。玳瑁應難比。斑犀點更嘉。天憐未端正。滿面與妝花。似此為痘。加見歌詠之始。

唐人有南宮歌管。北宮愁之句。蓋賦體也。不如方子雲。晚坐云。西下夕陽東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溫。以比興體出之。更妙。

安徽方伯奇麗川。席間誦和親王風箏詩云。風微欲落不得落。風緊求低不得低。方伯詠梅云。淡影是雲還是夢。暗香宜雨亦宜烟。風調相似。

康熙間曹練亭為江甯織造。每出擁八駟。必携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

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甯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書薦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景尤艷雪芹贈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日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此差威儀樣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能笑時偏少默時多

青陽秀才陳學豹莫能文愛客愛業隨園江行雜詠云日沉遠樹青烟起遙山失何處艤孤舟一燈古渡出昨發螃蟹磯今泊鉞魚簑秋風一夜生吟冷半江水隨其兄芳郁庭遠行云江梅開遍雨霏霏同駐郵亭整客衣今日反嗟人似雁一齊行向異鄉飛郁庭有草堂雜詠云處士應門惟使鶴高人去榻更無覓小橋時有雲遮斷不使遊人過水西兄弟俱耽吟咏人以雙丁二陸比之

莆田有吳荔娘者庖人之女也性愛潔而能詩豹章聘為旁妻未二年卒豹章為寫其蘭坡刺稿有春日偶成云矍矍曉日映窗疏荏苒韶光一枕餘深巷賣花新雨後開門插柳嫩寒初鶯兒有語還喬木燕子新情見舊廬那用踏青郊外去芊芊草色上階除又深院不知春色早忽驚牆外賣花聲

向讀金陵孫秀才詠詠小孤山云江心突兀聳孤巒飄渺還疑月裏看絕似凌雲一枝筆夜深橫

插水晶盤後過此山方知此句之妙

河南撫軍畢秋帆先生蓬室周月尊字漪香長洲人也酷嗜文墨禮賢下士詠水仙云影疑浮夜月香不隔簾櫳偶成云家如歲月圓時少人似秋雲散處多夫人還吳門先生七夕寄詩云汗水吳山同悵望今朝兩地拜雙星

泗水還貢毛侯園藻辛卯秋赴金陵鄉試主試為彭芸楣侍郎其友羅孝廉怒彭門下士也寓書索觀近藝戲為催妝俳語毛答以詩云月影空濛柳影疎秦淮水漲石城隅小姑獨處無郎慣爭似羅敷自有夫榜揭毛獲雉羅往賀入門狂叫曰今日小姑亦嫁彭郎矣一時傳為佳話古人官貴行船多伐鼓少陵詩曰打鼓發船誰氏郎白香山詩曰兩岸紅燈數聲鼓使君樓下已東皆伐鼓之証也今人開船鳴鈺未知起於何時

劉曾煊下誦文選倦而就寢夢一古衣冠人告之曰魏晉之文文中之詩也宋元之詩詩中之文也既醒述其言於余余曰此余夙論如此

余畫隨園雅集圖三十年來當代名流題者滿矣惟少閨秀一門慕漪香夫人之才知在吳門修札索題自覺冒昧乃寄未五日而夫人亦書來命題採芝小照千里外不謀而合業已奇矣余臨採芝圖副本到蘇州告知夫人而夫人亦將雅集圖臨本見示彼此大笑乃作詩以告秋帆先生曰白髮朱顏路幾重英雄所見竟相同不圖劉尹良顏日得見夫人林下風

王夢樓太守精於音律。家中歌姬輕雲、寶雲。余所取名也。有柔卿者，兼工吟詠。成嘯崖公子贈以詩云：侍兒原是紀離容，紅豆拈來意轉慵。時方亦疾一曲未終人不見，可堪江上對青峯。柔卿和云：

生小原無落雁容，秋風偶覺病身慵。掛帆公子金陵去，望斷青青江上峯。

杭州孫令宜觀察，余世交也。女公子雲鳳，幼聰穎，八歲讀書。客出對云：關關雎鳩，即應聲曰：嗚嗚。

鳴雁觀察大奇之。和余留別杭州詩四首，錄其二云：撲簾飛絮一春終，太史歸來去又匆。把菊

昔為三徑客，盟鷗今作五湖翁。囊中有句皆成錦，閨裏聞名未識公。遙憶花間揮手別，片帆天外

掛長風。未曾折柳倍留連，縱得重來又隔年。遠水夕陽青雀舫，新蒲春雨白鷗天。三千歌管歸

花縣，十二因緣屬散仙。安得講筵為弟子，名山隨處執吟鞭。

羊后答劉曜語輕薄，司馬家兒再醮之婦，媚其後夫，所謂閨房之內，更有甚於畫眉者。床第之言

不踰閫，史官何以知之？楊妃洗兒事，新舊唐書皆不載，而溫公通鑑乃采天寶遺事以入之。豈

不知此種小說乃委巷譌言，所載張嘉貞選婿得郭元振，年代大訛，何足為典要？乃據以污唐家

宮闈耶？余詠玉環云：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兒。蓋雪其冤也。第李義山西郊百韻詩

有皇子棄不乳，椒房抱堯渾之句。天中進士鄭嶋津陽門詩，亦有祿兒此日侍御側，繡羽襟衣

日肩昂之句。豈當時天下人怨毒楊氏，故有此不根之語耶？至於楊妃縊死佛堂，唐書通鑑俱

無異詞。劉禹錫馬嵬詩：貴人飲金屑，倏忽舜英暮。似貴妃之死，乃飲金屑，非雉經矣。傳聞異詞

往往如是

唐人詩話。李山甫貌美。晨起方理髮。雲鬟委地。膚理玉映。友某自外相訪。驚不敢進。俄而山甫出。友謝曰。頃者誤入君內。山甫曰。理髮者即我也。相與一笑。余弟子劉震。嘗有仲容之妓。每遊山必載與俱。趙雲松調之曰。白頭人共泛清波。忽覺沿堤屬目多。此老不知看衛玠。誤看看殺一東坡。忍凍不禁。先自去釣竿。常被別人牽。宋人句也。然禪士人一聯云。水藻半浮苔半濕。浣紗人去不多時。俱眼前語。而餘韻悠揚。

余過袁江。蒙河督李香林尚書。將所坐船。親送渡河。席間讀尚書詩野行云。香聞春酒熟。茅店紅。惜秋花開野塘。宿水平。云。樹樹鳥相語。山山水上看。皆佳句也。又見贈二律。已梓入集中矣。其尊人湛亭尚書。先督南河。遙灣夜泊云。風雪荆山道。春帆滯水涯。幾聲深夜犬。知近野人家。赴南河云。過潁。應知因博致。徹桑須及未陰時。用孟子語。而治河之道。思過半矣。

錢文端公少時。鄉試落第。其科主試者趙侍郎也。別號長眉公。觀演小尼姑下山戲。題云。三寸黃冠。絳碧絲裝。成十六女。沙彌無情。最是長眉佛。訴盡春愁。總不知。毛西河選閨秀詩。獨道山陰女子王端淑。王獻詩云。王媵未必無顏色。爭奈毛君筆下何。一藏其名。一切其姓。

尹似村有句云。自與情人相淚別。至今愁看雨中花。蔣廷鑑有句云。自從環珮無消息。磨馬丁東不忍聽。

阮亭先生自是一代名家。惜稱之者既過其實，而毀之者亦損其真。須知先生才本清雅，氣少排  
暴。為王孟韋柳則有餘，為李杜韓蘇則不足也。余學遺山詩論一絕云：清才未合長依傍，雅調如  
何可詆棋。我奉漁洋如貌執，不相非薄不相師。

本朝古文之有方望溪，猶詩之有阮亭，俱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近人尊之者，詩文必弱。詆之  
者，詩文必粗。所謂佞佛者愚，闢佛者迂。

鄭夾浚笑韓昌黎摹操諸曲，為鬼國冊子。薄之太過。然姜里操一篇，末二句云：臣罪當誅，今天王  
聖明，浴求聖人，轉失之偽。按大雅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汝魚味於中國，斂怨以為德。文王並不以  
紂為神明也。昌黎豈不讀大雅耶。東坡言：孔子不稱湯武，按革卦繫詞：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人，繫辭。孔子所作也。東坡豈不讀易經耶。

劉後村為吳起齋作詩序云：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間有篇寡，不過押韻之語錄講章耳。余謂此  
風至今猶存，雖不入理障，而但貪序事，毫無音節者，皆非詩之正宗。韓蘇兩大家，往往不免。故余  
自訟云：落筆不經意，動乃成蘇韓。

為人不可不辨者，柔之與弱也，剛之與暴也，儉之與嗇也，厚之與昏也，明之與刻也，自重之與自大  
也，自謙之與自賤也，似是而非，作詩不可不辨者，沃之與枯也，新之與纖也，樸之與拙也，健之與粗  
也，華之與浮也，清之與薄也，厚重之與笨滯也，縱橫之與雜亂也，亦似是而非，差之毫釐，失以千里。



明季以來。宋學大盛。於是近今之士。競尊漢儒之學。排擊宋儒。幾乎南北皆是矣。豪健者尤率先焉。不知宋儒鑿鑿漢儒。尤鑿鑿也。康成臆說。如用麒麟皮作鼓。郊天之類。不一而足。其時孔北海。虞仲翔。早駁正之。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尚且周室班爵祿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又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况後人哉。善乎。楊用修之詩曰。三代後無真理學。六經中有偽文章。後之人。未有不學古人。而能為詩者也。然而善學者。得魚忘筌。不善學者。刻舟求劍。

韓侂胄伐金而敗。與張魏公之伐金而敗。一也。後人責韓不責張。以韓得罪朱子故耳。然金人葬其首。謚曰忠繆。以其忠於為國。繆於謀身也。錢辛楣少詹。過安陽。弔之曰。匆匆函首議和。親昭雪何心。及老秦朝局。是非堪冷。盛子秋公論是誰伸。橫挑強敵。誠非計。欲報先仇。豈為身。一樣北征師。挫衄符離。未戮首謀人。少詹又弔廣李云。空登北郭詩人社。難上西山老佛墳。

唐僧大雅。半截碑。頌吳大將軍李夫人曰。圓儀替月。潤臉呈花。邯鄲瀆作孝女曹娥碑曰。令色孔儀。巧笑倩兮。頌其德。及其貌。皆涉輕佻。與題不稱。然大旨是做頌人。一意迂儒讀之。必起物議。方敏愨公三妹。能詩。自畫牡丹。題云。菊瘦蘭貧。植謝家。愧無春色。繪年華。刺來井底胭脂水。學畫人間畫。貴花公詠清涼山桃花云。傾將一井胭脂水。和就六朝金粉香。似襲乃妹詩。而風趣轉遜。敏愨公未遇時。祖父俱以罪戍塞外。公南北奔走。備極流離。清涼寺僧。號中州者。知為偉人。時周恤之。公贈詩云。須知世上逃名易。只有城中乞食難。後官制府。為中州弟子。雅麗重建清涼寺。

殿宇煥然。余過而有感。亦題詩云。細讀紗籠數首詩。尚書回首憶前期。英雄第一心間事。揮手千金報德時。蘇州薛皆三進士。有句云。人生只有修行好。天下無如吃飯難。意與方公相似。

虞山王次山先生峻。風骨嚴峭。館將文肅公家。晚不戒於酒。肆口慢罵。將家人羣欲毆之。文肅呵

禁。次日待之如初。先生不自安。辭去。余已未會試。出文恪公門下。聞此說而疑之。後讀先生哭文

肅公詩云。回首却傷門下士。少時無賴吐車茵。方知此事信有。愈徵文肅之賢。而先生之不諱過

也。先生少所許可。獨譽枚不絕於口。以故枚雖報罷鴻詞科。而名聲稍起。公卿間。惜無所樹立。以

酬先生之知。而先生自劾罷都御史。彭荅陵直聲震天下。後竟卧病不起。悲夫。

博陵尹元孚先生。少孤貧。以母教成名。督學江南。好教人讀小學。宗程朱。余時掌江甯。意趣不合。

先生騷唱三山街。為某大將軍家奴所窘。詐稱某王遣來。太守不敢詰。予收縛置獄。先生以此見

重。適高相國斌有事來江甯。先生面稱枚云。才如子建。政如子產。亡何先生亮。予感知已之恩。將

賦艷詩。見次山先生四章。不能再出其右。遂擱筆焉。其警句云。母教方三徙。君恩厚兩朝。又曰。士

幸方知向。天何遽奪公。

從古文人。得功於母教者。歐蘇其尤著者也。次山題錢修亭夜紡授經圖云。辛勤篝火夜燈明。纔

膝書聲和紡聲。手執女工聽句讀。須知慈母是先生。

尹元孚先生。任兩淮鹽務時。布衣鮑臯。以詩受知。今有海門集行世。皆先生為之提倡。鮑奉陪先

生。汎海口詩云蓬萊清切逢仙侶。蛟鱷威棱避顯官。其相得如此。因憶明大學士劉健好理學。惡人作詩曰。汝輩作詩。便造到李杜地位。不過一酒徒耳。噫。記云。不能詩於禮繆。孔子教人學詩。在論語中。至於十一見。而劉公乃為此言。不如尹公遠矣。

隨園有對聯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故是李侍郎因培所贈。懸之二十餘年。忽一日。岳大將軍鍾琪之子。參將名澹者。來謁。入門先問此聯有否。現懸何處。予指示之。端睇良久曰。此後書舍。可有蔚藍天否。予問何以知之。曰。余在四川時。夢先大人引遊一園。有此聯額。且曰。將我文此園主人。靜驚醒。遍訪川中無人知者。今來補官江甯。有人談及。故來相訪。因出將軍行狀二十餘頁。稽首求傳。予讀之。雜亂舛錯。為編纂七日方成。而岳又調往金川。不復再見矣。今年夏間。偶抄鮑海門詩二十餘首。其子之鍾適渡江來。余告以選詩之事。問尊人。有餘集否。鮑不覺泣下。曰。異哉。余今而知夢之有靈也。吾渡江前三日。夢與先人遊隨園。先人與公同修船。以紙補其窗櫺。醒而不解。令思之。夫船者傳也。紙者詩之所附以傳者也。今公抄選先人之詩。豈不暗相脗合耶。甚矣鬼神之好名也。

詩貴翻案。神仙美稱也。而昔人曰。丈夫生命薄。不幸作神仙。楊花飄蕩物也。而昔人曰。我比楊花更飄蕩。楊花只有一春忙。長沙遠地也。而昔人云。昨夜思君與賈誼。長沙猶在洞庭南。龍門高境也。而昔人云。好去長江千萬里。莫教辛苦上龍門。白雲開物也。而昔人云。白雲朝出天際去。若比

老僧猶未閒。修到梅花指人也。而方子雲見贈云。梅花也有修來福。着個神仙作主人。皆所謂更進一層也。

苔溪女子。姚益麟。嫁嚴林溪。以天亡。送姊之洛溪云。姊妹花窗下。相依兩意同。拈鍼五夜火。拜月一襟風。忽遂分飛雁。都為斷梗蓬。擬將苔水闊。送盡別離衷。閏七夕云。微雲依約接銀河。一月佳期兩度過。倘把重逢較昔。翻教添得別愁多。

沈學子有女弟子徐瑛。字若水。崑山人。嫁孔氏。能作詩。早亡。與王蘭泉夫人許雲清。及吾鄉方宜焄之女芷齋。倡和甚多。和學子送春云。春光心事兩蹉跎。愁見飛花檻外過。漫說躬愁詩便好。算來讀不敵愁多。病起云。重開鸞鏡施膏沐。捲上珠簾怯曉風。病起不知秋幾許。飛來黃葉滿庭中。七夕云。銀漢斜橫玉漏催。穿針瓜果釘粧臺。一宵要話經年別。那得工夫送巧來。

顧東山有女。美而不嫁。好服壞色衣。持念珠。作六時梵語。其母哂之曰。汝故是優婆夷耶。女微哂而已。行年三十。操修益堅。父母知其志。為築即是庵處之。因號即是庵主人。許太夫人題其庵云。上界遭淪謫。人言夢綠華。十年貞不字。一室語無譁。遣興惟吟絮。逢春欲避花。結庵殊可羨。萱草傍蘭茝。

嘉善曹六圃廷棟。少宰。夙懷之孫。隱居不仕。自號慈山居士。自為壽藏。不下樓者二十年。著作甚富。余愛其晚年佳句。如廢書祇覺心無著。少飲從教睡亦清。病教揖讓虛文減。老覺婆娑古意多。

詩真豈在分唐宋語妙何曾露刻雕余稱其詩專主性情慈山寄札謝云老人生平苦心被君一語道破屢招余往而竟不遂其願卒已八十五矣

余性不飲酒又不喜唱曲自慚宴人子故音律一途幼而失學偶讀桐城張文和公元夕寄弟樂齋詩云亦知令節休虛度其奈踈慵本性何天與人間清淨福不能飲酒厭聞歌公為大學士文端公之子一生富貴而獨缺東山絲竹之好何耶豈金星不入命之故耶余親家徐題客健庵司寇孫也五歲能拍板歌見外祖京江張相國相國愛之抱置膝上乳母在旁夸曰官官雖幼竟能歌曲相國怫然曰真耶曰真也相國推而擲之曰若果然兒沒出息矣兩相國性情相似後徐竟坎坷為人司音樂以諸生終自嘲云文章聲價由來重風月因緣到處新此語題客親為余言

吾鄉孝廉王介眉名延年少嘗夢至一室秘帖古器盎盎橫陳榻坐一隻短身白髮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頽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漢之陳壽也作三國志黜劉帝魏實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為口實指榻上人曰賴彥威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後身聞方撰歷代編年紀事夙根在此須勉而成之言訖手授一卷書禪題六絕句而寤寤後僅記二句曰慙無晉漢春秋筆敢道前身是彥威後介眉年八十餘進呈所撰編年紀事賜翰林侍讀

同年儲梅夫宗丞能養生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乾隆庚辰奉使祭告嶽瀆宿搜敦郵旅店是夕燈花散采倏忽變現噴煙高二三尺有風霧回旋急呼家童觀之共為詫異相戒勿動夢羣仙五六

人招至一所。上書亦雲岡三字。呼儲為雲麾使者。諸仙列坐聯句。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蓮炬  
今宵獻瑞芝。次至五松丈人。續曰。羣仙佳會飄吟髭。又次至東方青童曰。春風欲換楊柳枝。旁一  
女仙曰。此雲麾過凌河句也。汝何故竊之。相與一笑。忽燈花如爆竹聲。驚而醒。

蔣苔生太史序玉亭女史之詩曰。離象文明。而備位乎中。女子之有文章。蓋自天定之。玉亭名慎容。  
往胡山陰人。嫁馮氏。所天非解此者。遂一旦焚棄之。然其韻語已流播人間。有紅鶴山莊詩行世。  
其女兄弟采齊仲景。亦皆能詩。俱不得志。玉亭尤鬱鬱未四旬歿矣。其病中云。惚惚魂無定。飄飄  
若夢中。扶行驚地軟。倚卧覺頭空。放眼皆疑霧。聞聲起似風。那堪窗下雨。寂寞一燈紅。窺米齊曉  
粧云。徘徊明鏡漫凝神。個裏伊誰解效顰。一樹梨花一溪月。隔窗防有斷魂人。女郎詞云。相呼同  
伴到簾幃。偷看新來客是誰。又恐被人先瞥見。却從紈扇隙中窺。殘梅云。纔發疎林便褪妝。冰姿  
空對月昏黃。東風只顧吹零雨。那惜枝頭有暗香。采齊名慎儀。早起云。一番花信五更風。那管春  
宵夢未終。起傍芳叢頻檢點。夜來曾否損深紅。夜眠云。銀蟾朗徹有餘光。靜坐庭軒寄興長。地僻  
不知更漏永。瞥驚花影過東牆。贈苔生云。沽酒每聞捐玉佩。濟人時復典宮袍。殊貼切苔生之為  
人。余問苔生。玉亭貌可稱其才否。苔生乃誦其菩薩蠻一闋云。人言我瘦形同鶴。朝朝攬鏡渾難  
覺。但覺指共長。羅衣褪粉香。若能吟有異。不管腰身細。清減肯如梅。飄零亦是魁。可想見風調使  
人之意也消。

紅鶴山莊詩乃王菊莊孝廉為之刊行。王亭作詞謝云：多謝詩人深蒙才士，不憎戚末，堪因倚吳頭。楚尾一相逢，白雲紅鶴傳千里。南浦悲吟，西窗閒技，居然卷附秋香裏。寸心從此莫言愁。人間已有人知己，其女思慧，嫁劉侍郎東恬，亦才女也。過嶺云：半嶺梅花成故舊，兩肩書本是行裝。孔荏谷扶乩，有女仙自稱袁荏君，名沅，年十五入蜀，王景宮中給事，花蕊夫人未進御，而唐兵下蜀，荏君匿民間，被人搜得，將獻之大帥，行次劍閣，投水死，年才十八。今石壁間有垂紅珊瑚樹者，即其墓葬所也。菊莊為題詩云：劍閣崔嵬萬古存，西川宮殿總成塵。可憐殉國磨笄者，不是昭陽寵幸身。

蘇州楊文叔先生掌教吾鄉，敷文書院，以實學教人。余年十九，即及門焉。後宰江甯，而先生掌教鍾山，又復追隨絳帳。近聞其家式微，詩稿遺失，僅傳孝陵二首云：鼎湖龍去上升天，弓劍埋藏四百年。金盃玉魚無恙在，不須清淚滴銅仙。監儒瞻拜舊山陵，落日平蕪百感生。欲奏通天臺下表，只憐才謝沈初明。先生名繩武，康熙癸巳翰林，維斗先生孫也。

江甯方伯永公之子，明新，字竹岩，性耽風雅，其弟亮，字鐵崖，亦聰穎，在江甯時，與余交好。選勝徵歌，時時不絕。後永公內用，竹岩留別詩云：春風幾度坐瓊筵，玉屑霏霏細雨天。盛會忽然成往事，別情無那到尊前。掛帆江上三秋雨，寫恨銀燈五色箋。此後夢魂來不見，琴聲重聽是何年。鐵崖云：雁唳空，天氣沈寥，驪歌未唱，已魂消。兩年師弟情何重，一別關山路正遙。海上瑤琴驚忽斷，若

前叢桂悵難招。離懷此際憑誰說。只可長亭折柳條。其師嚴翼祖孝廉亦留別四首末云。子雲筆札君卿古。到處聽人說感恩。鐵崖遊河房云。木深不覺漁舟過。櫓動先看月影搖。

詠物詩無寄托。便是童兒猜謎。讀史詩無新義。便成廿一史彈詞。雖着議論。無雋永之味。又似史贊一派。俱非詩也。余最愛常州劉大猷岳墓詩。地下若逢于少保。南朝天子竟生還。羅雨峯詠始皇云。焚書早種阿房火。收鐵還留博浪椎。周欽來詠始皇云。蓬萊覓得長生藥。看見諸侯盡入關。松江徐氏女詠岳墓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皆妙。尤雋者嚴海珊詠張魏公云。傳中功過如何序。為有南軒下筆難。冷峭蘊藉。然朱子在九原亦當乾笑。海珊自負詠古為第一。余讀之果然。三垂岡云。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赤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桐城張樂齋宗伯三任江南學政。獎擢名流。詩尤清婉。題三妹澄碧樓云。小軒近對碧波澄。隔着疎楊喚欲膺。最好淡雲微月夜。半簾相望讀書燈。寄女云。香羹洗手調晨膳。書案分燈補舊裾。喜若需歸里云。一匹絹堪憐官況。五車書足艷歸裝。余以翰林改官。公向其兄文和公作元相語曰。謹愈可惜。

崔念陵進士鄱陽道中云。斑鳩呼雨雨三處。毛竹編籬四五家。流水聲中行半日。薰風吹動晚禾花。折柳云。陌頭楊柳正垂絲。泣雨含風送別離。今日兒心正飄蕩。折枝休折帶花枝。崔有如此才。



而以微罪褫職。漂泊江甯僧舍。當事者欲逐回籍。予力護持久之。乃行。

牟家子任進士大椿。詩學遶體。獨了義寺一首。脫盡齊梁金粉。詞曰。過塢指歸林。到寺停雙楫。風吹烟穗斜。入戶氣騷屑。境僻罕來蹤。日落見殘雪。不識此何人。隔林聞僧說。又有句云。抱琴看月去。吹髻受風來。

壬申冬。陽羨詩人汪溥落魄金陵。余小有周濟。蒙贈詩云。邂逅得蒙青眼顧。此生今已屬明公。還家後。寄其弟王珩圖山草堂詩來。有屋角響松濤。晴日長疑雨之句。又柳絮云。明知繡閣多春思。故傍簾前款款飛。

湖州女子姚益麟。字竹筠。嫁嚴子林溪而早卒。臨終將詩稿盡焚。僅傳二句云。燕有定程花有信。最無憑準是征夫。高東井題云。叢殘私字疊鴛鴦。零亂殘脂儘斷腸。賴是六丁收不盡。一編擎出返魂香。

同年邵叔安太史。王芝堂四六一編。直逼齊梁。詩亦高雅。嘗教常州。余泊舟相訪。別後寄七律四章。有句云。興來不覺風吹帽。坐久方知露濕衣。北歸云。終朝濟水隨船尾。盡日淮山在眼中。

曹學士洛禮。言少時過市。買椒山集。歸夜閱之。倦掩卷卧。聞叩門聲。啟視則同學遲友山也。携手登臺。聯句云。冉冉乘風一望迷。選中天煙雨夕陽低。來時衣服多成雪。曹去後皮毛盡屬泥。但見

白雲侵月冷。選微聞黃鳥隔花啼。行行不是人間象。手挽蛟龍作杖藜。曹吟罷。友山別去。學士歸

語其妻。妻不答。呼僕。僕不應。復坐北窗。取板山集。披數頁。回顧。則身卧竹牀上。大驚。始知夢也。少頃。友山計至。

周少司空青原未遇時。夢人名至一處。金字榜云。九天玄女之府。周人拜見。元女霞帔珠冠。南面坐。以手平扶之。曰。無他相屬。小女有像。求先生詩。出一卷。漢魏名人筆墨俱在。淮南王劉安隸書最工。自曹子建以下。稍近。鍾王風格。周題五律四首。元女喜命。女出拜。神光照耀。周不敢仰視。女曰。周先生富貴中人。何以身帶暗疾。我為君除之。作潤筆資。解襦帶。授藥一丸。周幼時誤吞鐵鉞。着腸胃間。時作隱痛。服來霍然。醒來詩不能記。惟記一聯云。冰雪消無質。星辰繫滿頭。

尤琛者。長沙人。少年韶秀。過湘溪野廟。見塑紫姑神甚美。題壁云。藐姑仙子落煙沙。水作闌干玉作車。若畏夜深風露冷。桂離茅舍是郎家。夜有叩門者。啟之。曰。紫姑神也。讀郎詩。故來相就。手一物與尤。曰。此名紫絲囊。吾朝玉帝時。織女所賜。佩之能助人文思。生自佩後。即登科出宰。女助其為政。有神明之稱。余按尤詩。頗蘊藉。無怪神女之相從也。其始末甚長。載新齊諧中。

先祖且釜公有詩一冊。皆蠅頭草字。余幼時曾手錄之。一行為吏。屢移眷屬。竟爾遺失。僅記其詠雪云。忽然捲幔如逢月。可惜開窗不見山。途中詠雪云。四望平林飛鳥絕。一肩行李店房疎。鞏縣幕中五十自壽。沁春園二闋云。自壽三杯。仰天稽首。屈指徘徊。歎一經糟粕。掛名入泮。入場傀儡。逐隊登臺。漸漸消磨。人生老矣。富貴功名安在哉。休傷感。且搜尋。充管。別作生涯。備書事。屬吾儕。

權混迹藩籬。學青猷。任紆青拖紫。峇齊北斗。論黃數白。富比長淮。與我無干。事皆前定。何故攢眉不放開。與君約。在醉鄉深處。不飲休來。又云。自壽三杯。從今客邸。追數年華。憶金燈從飲。呼盧喝雉。雕鞍馳射。問柳尋花。此興非淺。廿年前事。倏忽。幡然。老缺牙。憂來處。把唾壺敲缺。羯鼓頻搥。幾年浪迹天涯。若个是狂夫。不憶家。看零丁弟妹。睜睜望我。嬌柔兒女。悄悄呼俞。恨不乘風飄然歸去。可奈關河道路賒。首昏後問。有誰伴我。數點寒鴉。先祖慈溪籍。前明槐眉侍御之孫。槐眉與其父茂英。方伯有竹江詩集行也。

叔父健磐公。遊西粵三十餘年。卒時香亭弟。年才十歲。以故詩多失散。余歸其喪。搜麗中。僅存見寄五律云。獨向空庭立。詩思入沐陽。不先施簡邑。俸可養高堂。汝豈池中物。吾愁髮上霜。何時一樽酒。相對話滄桑。吾生最飄泊。淚迹滿征衣。紫陌春猶在。青年事已非。水寬魚未活。樹密鳥難依。朽骨埋何處。秋原瘴雨飛。

尹似村小園絕句云。春草自來芟不盡。與花無礙不妨多。深得司馬溫公所云。草非礙足不芟同。一包谷氣象。

揚州郭元釭字于宮。江左十五子之一也。秋闈文卷。偶誤一字。乃挖小孔。補綴書之。收卷官勘以違例。不許入場。于宮作挖孔詩云。吾道真成一喟然。仰高未已忽鑽堅。甲午首題似餐豚豎三枚字。未補蝸皇五色天。眼底金鏡昏待刮。年來玉楮刻將穿。海山伴侶飛騰盡。慚愧偏為有漏仙。一

鱗成抵海寬功名贏得齒牙寒世情畢竟吹毛易筆刀須知透骨難混沌畫眉良可已虛空者  
楔本無端此此紕繆無多子勞動諸君反復看又誰知百步穿楊手如此今張洞札工身世自憐  
還自笑此生相誤是毛錐真不愧才人吐屬

余在王孟亭太守處翻閱舊麓得劉大山手書詩冊質其祖樓村修撰移居云官如蠶受繭絲纏  
鬱鬱惟將邸舍遷家具無多移較易街坊太遠住堪憐月逢廟市剛三日俸算詞林已六年閉戶  
忍飢都不患只愁囊乏買書錢碧山堂裏老尚書二十年前十廬任昉交遊今在否羊曇涕淚  
痛何如顏廊有甕奔飢鼠廢園無牆種野蔬此日君居最相近教余一到一躊躇大山名巖江浦  
人但知其工作時文而不知詩才清妙乃爾所云碧山堂尚書者即東海徐健庵司寇領袖名  
場者也查涌先生亦有詩云分明萬壑歸東海不到朝宗轉自疑可謂善入於推尊者矣

蕪湖范光龍字荔江館江甯宰陸蘭村署中時以詩見示歸後身亡記其兩宿韓家廟一首云陰  
雲蔽空白日冥疾風滿路驅雷霆幸接招提投一宿空廊寂寂飛鼉鼉齋厨無人烟火炮佛前幾  
卷堆殘經燼燈枯坐雙耳冷側聽萬壑松濤傾簷溜須臾聲漸止門外海濤猶未已開軒月露浩  
盈階仰看天光淨如洗上虞陳少亭愛童二樹玉言為摘句圖仿阮亭之摘施愚山也余尤喜  
其早烟山際重春霧水邊多看花蜂立帽問水鷺隨人晴流鳴斷壑山影卧空田數聯

隨園詩話卷三

倉山居士著

余嘗語人云。才欲其大。志欲其小。才大則任事有餘。志小則願無不足。孔北海志大才疎。終於被難。而曼容為官不肯過六百石。沒齒晏然。童三樹詩云。所欲不求大。得歡常有餘。真見道之言。夫用兵。危事也。而趙括易言之。此其所以敗也。夫詩。難事也。而賡達李老易言之。此其所以陋也。唐子西云。詩初成時。未見可訾處。姑置之。明日取讀。則瑕疵百出。乃反復改正之。隔數日。取閱。疵累又出。又改正之。如此數四。方敢示人。此數言。可謂知其難。而深造之者也。然有天機一到。斷不可改者。余續詩品有云。知一重非。進一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

西河詩話載曹能始先生得家信詩。駭驚半損。幸露語平安。以為佳句。一客謂露字不如贖字之當。大抵平安註函外。損餘曰贖。若內露。不必巧值此字矣。人以為敏。余獨謂不然。贖字與半字不相叫應。函不過半損。則贖者正多。不止平安二字。幸露語平安。其偶然觸露。所以羈旅之情。為之驚喜耳。若曰不必巧值。則又何以知其必不巧值耶。

盧雅雨先生與蔣蘿村副憲同謫塞外。蔣年老。慮不得歸。盧戲作文生祭之。文甚諷詭。尹文端公一日謂余曰。汝見盧出塞集乎。曰見矣。曰汝最愛何詩。余未答。公曰汝且勿言。我猜必是生祭蔣蘿村文。余不覺大笑。而首首者。再喜師弟之印合也。其詞曰。先生之壽七十有七。先生之老如其壯。

日先生曠達不諱其恤。先生有教乃載之筆。先生書來示我云。昔同轉運與君為寅。今同謫戍與君為鄰。我欲生祭乞君一言。僕謝不敏。非甘懶惰。詎老呪生無乃不可。既而思之。公非欺我。辱公之教。奈何弗果。爰卜吉日。乃駕黃驪。羔羊烝炙。酪酥淋漓。乾餼嘗酒。載攜載隨。造廬展笑。大放厥詞。昔公早達。久食天祿。遭際堯廷。而登憲副。有其志之。非僕所錄。僕識公晚。蓋始投荒。過公信宿。示我周行。何以圖報。祝壽而康。今年聞公報三周歲。憶公語我。軍臺有制。諸弛刑徒。考績為例。爪代為常。喜而不寐。何期命宮磨蝎流連。帝聞臣罪。未聞臣年。草霜風燭。能否再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僕忝同羣。敢忘敦慰。言之違心。聽之無味。破涕用奇。於是乎祭。世之祭者。羅鼎列牲。豈無酌奠。誰進一觥。豈無呼告。誰應一聲。禱爾曰誅。莫若及生。我聞設臺。防厄曾特。雪山為窟。師老難克。鬼能為厲。何便殺賊。生不如人。死當報國。我聞西域。佛教常新。恒河沙數。皆不壞身。此去天竺。無間闕津。靈不昧。便入法門。我聞闍羅。即包孝肅。其家廬州。僕曾為牧。牧不負神。神應電矚。為問年來。神頗憶不。我聞冥司。分隸城隍。我輩頭銜。頗與相當。定容抗禮。謙尊而光。豈如井底。妄肆蛙張。我聞此地。李陵所竄。苗裔及唐。猶通祖貫。游子河梁。妙絕詞翰。地下相逢。定非冰炭。我聞歸化。築古昭君。青塚表表。血食為神。乃心漢關。同鄉是親。死如卜宅。請傍佳人。凡諸幻想。謂死有覺。有覺而死。不改其樂。若本無知。何嫌沙漠。滄桑以來。誰非委壑。公曰信哉。君言慨慷。君浮我白。我奉君觴。飲既盡興。食亦充腸。飲食醉飽。是為尚饗。

松江曹黃門先生陸夫人。自號秀林山人。歸先生時。年纔十七。奩具旁。皆文史也。尤愛楚詞。針黹暇。必朗誦之。侍婢私語曰。夫人所誦。與在家時何異。先生因贈詩云。幽意閑情不自知。碧窗吟遍楚人詞。添香侍女聽來慣。笑說書聲似舊時。因戒夫人曰。卿愛屈子詞。此生不當得意。已而果亡。先生為梓其梯山閣遺稿。冬日病起云。病裡生涯百事賒。一絃一柱譜平沙。彈來却怪人偷聽。閒倚欄干看雪花。寄外云。烟水迢迢泛木蘭。寒風殘雪怯衣單。客來自著江邊雨。莫作臨行淚點看。余聞方問亭宮保少時亦愛離騷。自懺云。愛讀離騷便不祥。其後功名顯赫。然則黃門先生之言。亦未必盡然與。先生諱一。士官御史。

人或問余以本朝詩。誰為第一。余轉問其人。三百篇以何首為第一。其人不能答。余曉之曰。詩如天生花卉。春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不容人為軒輊。音律風趣。能動人心。目者。即為佳詩。無所為第一第二也。有因其一時偶至而論者。如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首。宋居沈上。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一首。楊汝士壓倒元白是也。有總其全局而論者。如唐以李杜韓白為大家。宋以歐蘇陸范為大家是也。若必尊舉一人。以覆蓋一朝。則牡丹為花。玉蘭亦為王者之香。人於草木不能評誰為第一。而况詩乎。

王陽明先生云。人之詩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髮肅揖。自有佳致。若帶假面。偃僂而裝鬢。便令人生憎。顧寧人與某書云。足下詩文非不佳。奈下筆時胸中。總有一杜一韓。放不過去。此詩文之所以不至也。

王夢樓侍講云。詩稱家數。猶之官稱衙門也。衙門自以總督為大。典史為小。然以總督衙門之擔水夫。比典史衙門之典史。則亦寧為典史。而不為擔水夫。何也。典史雖小。尚屬朝廷命官。擔水夫衙門雖尊。與他無涉。今之學杜韓不成。而矜矜然自以為大家者。不過總督衙門之擔水夫耳。葉橫山先生云。好摹倣古人者。竊之似。則優孟衣冠。竊之不似。則畫虎類狗。與其假人餘焰。妄自稱尊。孰若甘作偏裨。自領一隊。

東坡近體詩。少蘊釀烹煉之功。故言盡而意亦止。絕無絃外之音。味外之味。阮亭以為非其所長。後人不可為法。此言是也。然毛西河詆之太過。或引春江水暖鴨先知。以為是坡詩近體之佳者。西河云。春江水暖。定該鴨知。鵝不知耶。此言則太鶻突矣。若持此論詩。則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班鳩。鳩。鳩。皆可在也。何必睢鳩耶。止。即隅者。黑鳥。白鳥。皆可止也。何必黃鳥耶。

富貴詩有絕妙者。如唐人偷得微吟。斜倚柱。滿衣花露。聽宮鶯。宋人一院有花。春晝永。人荒無事。詔書稀。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烟。却有香。人散秋千。閒挂月。露零蝴蝶。冷眠花。四壁宮花。春宴罷。滿牀牙笏。早朝回。元人宮娥不識中書令。問是誰家美少年。袖中籠得朝天筆。晝日歸來。又畫眉。本朝商寶意云。簾外濃雲天似墨。九華燈下不知寒。那能更記春明夢。壓鬢濃香侍宴歸。湯西崕少宰云。樓臺鶯蝶春喧早。歌舞江山月墜遲。張得天司寇云。願得紅羅千萬匹。漫天匝地綉鴛鴦。皆絕妙也。誰謂歡娛之言難工耶。

貧士詩有極妙者。如陳古漁雨昏陋巷。燈無焰。風過貧家壁。有聲。偶聞詩。累吟懷。減。偏到荒年飯。



量加楊思立。家貧留客。子喜惱。身病聞遊。甚母愁。朱草衣。牀燒夜。每借僧榻。糧盡。妻常寄母家。徐蘭圃可憐。最是牽衣女。哭說鄰家。午飯香。皆貧語也。常州趙某云。太窮。常恐人防賊。久病。都疑犬亦仙。短氣莫書賒酒券。索通先畏扣門聲。俱太窮。令人欲笑。

楊花詩最佳者。前輩如查他山云。春如短夢初離影。人在東風正倚闌。黃石牧云。不宜雨裏宜風裏。未見開時見落時。嚴遂成云。每到月明成大隱。轉因雲熱得佯狂。薛生白云。飄泊無端疑白也。輕盈真欲類虞兮。王菊莊云。不知日暮飛猶急。似愛天晴舞欲狂。虞東皋云。飄來玉屑緣何軟。看到梅花尚覺肥。意各不同。皆妙境也。近有人以此命題。燕以均云。小院無端點綠苔。問他來處費疑猜。春原不是一家物。花竟偏能離樹開。質潔不堪污道路。身輕容易上樓臺。隨風似怕兒童捉。繞撲闌干又却回。蔡元春云。沾裳似為衣添絮。撲帽應憐鬢有霜。似我辭家同過客。憐君一去便無歸。李莖云。偶經墮地時。還起。直到為萍恨始休。楊芳燦云。掠水燕迷千點雪。窺窗人隔一重紗。願他化作青萍子。傍著鴛鴦過一生。方正樹云。春盡不堪垂老別。風停亦解步虛行。錢履青云。風便有時來。覩北月明無影度牆東。

嚴海珊咏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暗中用典。真乃絕世聰明。

最愛周櫟園之論詩曰。詩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為。則為之。我不欲為。則不為。原未嘗有人勉強之。

督責之。而使之必為詩也。是以三百篇稱心而言。不著姓名。無意於詩之傳。并無意於後人傳我之詩。嘻。此其所以為。至與今之人。欲借此以見博學。競聲名。則誤矣。

苒夢堂相公詩才清絕。作裡河同知。與余遊揚州僧寺云。蕭寺廊回水一層。闌干閒處有人憑。書生自笑酸寒甚。不看春燈看佛燈。後三十年。金陵弟子龔元超。有一首云。烟蘿暗處石峻嶒。翠竹玲瓏。月作燈。聽是誰家吹玉笛。畫欄清冷夜深憑。何其風韻之相似也。

合肥進士田實發。庚戌會試。夢其母浴小兒於盆。意頗惡之。過黃河。資盡不能雇車。意闌珊欲返。有驢夫苦勸前行。問夫何姓。曰姓孟。因憶夢中兒者子也。盆者四也。或者此行。其有益乎。果以是科獲售。詠曉鐘云。雨雲魂夢初驚後。名利心思未動前。又烏立樹梢徐墜果。風來簷隙自翻書。頗近放翁小品。詠花下鴛鴦云。翠幄紅幃夢未闌。頻傾香露不知寒。除非花上蜂兒落。纔肯擡頭子細看。

余常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沈石田落花詩云。浩劫信於今日盡。癡心疑有別家開。盧仝云。昨夜醉酒歸。仆倒竟三五。摩挲青莓苔。莫喚驚著汝。宋人做之云。池昨平添水三尺。失却擣衣平石。今朝水退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又曰。老僧只恐雲飛去。日午先教掩寺門。近人陳楚南題背面美人圖云。美人背倚玉闌干。惆悵花容一見難。幾度喚他他不轉。癡心欲掉畫圖看。妙在皆孩子語也。

詩有認假為真而妙者。唐人宿華山云。危欄倚遍都無寐。猶恐星河墜入樓。宋人詠梅花帳云。呼童細掃瀟湘簾。猶恐殘花落枕旁。有認真為假而妙者。宋人雪中觀妓云。恰似春風三月半。楊花飛處牡丹開。元人美人梳頭云。紅雪忽生池上影。烏雲半捲鏡中天。

黃荊洲先生云。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為其性情。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惟詩人能結之於不散。先生不以詩見長。而言之有味。

江州進士崔念陵室許宜嫔。七歲玩月云。一種月團圓。照愁復照歡。歡愁兩不著。清影上闌干。其父嘆曰。是兒清貴。惜福薄耳。宜嫔不得於姑。自縊死。其春懷云。無窮事業了裙釵。不律閒拈小遣懷。按曲填詞調玉笛。摘詩編譜入牙牌。淒涼夜雨謀生拙。零落春風信命乖。門外豔陽知幾許。兼花雜柳鳥啾啾。寄外云。花缸對月相憐夜。恐是前身隔世人。進士已早知其不祥。解環後。顏色如生。進士哭之云。雙鬟雙綰嬌模樣。翻悔從前領略疎。崔需次京師。又聘女鸞。嫔為妾。崔故貧士。歸來省親。嫔之養父。強售之於某千戶。嫔不從。詭呼千戶為命。而訴以原定。崔即之。故千戶義之不奪其志。仍以歸。崔嫔生時。母夢鳳集於庭。崔贈云。柳如舊顰眉。花比新啼頰。挑燈風雨窗。往事從頭說。

崔有灌園餘事一集。載宜嫔事甚詳。陳淑蘭女子閔之。賦詩書崔云。可惜江州進士家。灌園難護一枝花。若能才子情如海。爭得佳人一念差。自說從前領略疎。阿誰牽繞好工夫。宜嫔此後心宜淡。莫再人間挽鹿車。嗚呼。淑蘭吟此詩。後十餘年。亦縊死。可哀也。然宜嫔死於怨姑。淑蘭死於殉。

夫有泰山鴻毛之別矣。

常寧歐永孝序江賓谷之詩曰三百篇頌不如雅雅不如風何也雅頌人籟也地籟也多后王君公大夫修飾之詞至十五國風則皆勞人思婦靜女狡童矢口而成者也尚書曰詩言志史記曰詩以達意若國風者真可謂之言志而能達矣賓谷自序其詩曰予非存予之詩也譬之面然予雖不能如城北徐公之面美然予寧無面乎何必作闕觀焉。

吾鄉吳脩撰鴻督學湖南壬午科湖南主試者為嘉定錢公辛楣陝西王公偉人諸生出闈後各以闈卷呈吳吳所最賞者為丁姓丁正心張德安石鴻壽陳聖清五人曰此五卷不售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榜發日吳招客共飲使人走探俄而抄榜來自第六名至末只陳聖清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冠其經如懸珠然吳大喜過望一時省下傳為佳話先是陳太常兆崙在都中以書賀吳云今科楚南得人必盛蓋預知吳錢王三公之能知文能拔士也吳首唱一詩云天鼓喧傳昨夜聲大宮小徵盡含鳴當頭玉笋排班出入眼珠光照乘明喜極轉添知己淚望深還慰樹人情文昌此日欣連曜誰向西風訴不平一時和者三十餘人後甲辰三月余遊匡廬遇丁君宰星子為雇夫役作主人相與序述前事彼此慨然且曰正管領廬山七年來遊者先生二人耳。

錢香樹先生為侍讀時出都泊濟寧立船頭為霜所滑失足入水家人救以篙得不死笑謂賓客

曰吾聞墜水死者必有鬼物憑之。倘昨夜遇李太白便把臂去矣。明日過李白樓題云昨夜未曾逢李白。今朝乘興一登樓。樓中人已騎鯨去。樓影當空占上游。

予在轉運盧雅雨席上見有上詩者。盧不喜。余為解曰。此應酬詩。故不能佳。盧曰。君誤矣。古大家韓杜歐蘇集中。強半應酬詩也。誰謂應酬詩不能工耶。予深然其說。後見粵西學使許竹人先生自序其越吟云。詩家以不登應酬作為高。余曰不然。三百篇行役之外。贈答半焉。逮自河梁。洎李杜王孟。無集無之。已實不工。體於何有。萬里之外。交生情。情生文。存其文。思其事。見其人。又可棄乎。今而可棄。昔可無贈。毋寧以不工規我。

比來閨秀能詩者。以許太夫人為第一。其長嗣佩璜與余同徵鴻博。讀太夫人綠淨軒自壽云。自分青裙終老婦。濫叨紫綬拜鄉君。元旦云。剩有濕新同爆竹。也將紅紙寫宜春。喜雨云。愆期休割乖龍耳。破塊粗安野老心。不獨清涼宜翠簟。可知點滴盡黃金。皆佳句也。夫人為徐清獻公季女。名德音。字淑則。王太倉相公拔。出清獻之門。其視學浙江也。遣人告墓。夫人有句云。魚菽薦羹惟弱女。松楸酌酒屬門人。

尹望山制府在途中寄鄂夫人詩云。正因被冷想裝綿。又接音書短榻前。暖閣遙思春雪冷。長途更犯曉冰堅。不言家事知予苦。頻寄征衣賴汝賢。依舊疎狂應笑否。偷閒時復聳吟肩。夫人為鄂文端公之從女。賢淑能詩。常侍尹鄂兩公小飲。鄂公老矣。向尹公云。閣務殷繁。何日得抽身是。

好。夫人正色曰。女聞聖人云。事君能致其身。其次則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之說。公為莞然。

遼東三老者。戴亨。字遠堂。陳景元。字石閭。馬大赫。字雷溪。三人皆布衣不仕。詩宗漢魏。字學三王。不與人世交接。來往者。李鐵君一人而已。戴詩不傳。陳有崇兆寺詩云。世外招提境。浮生寄一時。鈴聲吟殿角。湖影落松枝。鳥語留歸念。山僧笑索詩。東方明月上。若遇此心期。馬聞西師振旅。寄盧遠大將軍云。雪飄組練歸榆海。花滿弓刀入玉關。偶成云。晒藥偶然來竹外。脩琴不復到人間。石閭弟景鐘。字橘洲。有夜闌曲云。春夜頻傾金巨羅。胡姬按板對筵歌。低徊笑語牽紅袖。如此風光可奈何。

明七子論詩。蔽於古而不知今。有拘墟皮傳之見。遼東三老亦復似之。鐵君作尚史。專搜三代以上事。而竟不知本朝有馬驢之釋史。亦囿於聞見之一端。然近今士人。先攻時文。通籍後始學為詩。大概從宋元入手。俗所稱半路上出家是也。源流不清。又不若三家之力爭上乘矣。

鐵君名錯。父為總督。而能隱居不仕。自稱廬青山人。有螭螟齋集行世。錄其梅花云。眾木正如夢。一枝方自春。遂令江水上。真見獨醒人。詠月云。清絕自成照。何曾掛樹生。有時通夜白。一片得秋明。遠水若相接。浮雲或並行。年年圓便缺。誰悟善持盈。

康熙初。吳兆騫。漢槎。謫戍盛古塔。其友顧貞觀。華峰。館于納蘭太傅家。寄吳金縷曲云。季子平安否。諒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曾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

魂相守。歸日急繕行成稿。把空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頰首。太傅之子成容若見之。泣曰。河梁生別之詩。山陽死友之傳。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我當以身任之。華峰曰。人壽幾何。公子乃以十載為期耶。太傅聞之。竟為道地。而漢槎生入玉門關矣。顧生名忠者。詠其事云。金蘭倘使無良友。闕塞終當老健兒。一說華峰之救吳季子也。太傅方宴客。手巨觥。謂曰。若飲滿為救漢槎。華峰素不飲。至是一吸而盡。太傅笑曰。余直戲耳。即不飲。余豈遂不救漢槎耶。雖然。何其壯也。嗚呼。公子能文。良朋愛友。太傅憐才。真一時佳話。余常謂漢槎之秋笈集。與陳臥子之黃門集。俱能原本七子。而自出精神者。

阮亭池北偶談。笑元白作詩。未窺盛唐門戶。此論甚謬。桑竒父譏之云。大辨才從覺悟餘。香山居士老文殊。漁洋老眼披金屑。失却光明大寶珠。余按元白在唐朝。所以能獨監一幟者。止為其不襲盛唐窠臼也。阮亭之意。必欲其描頭畫角。若明七子而後。謂之盛唐乎。要知唐之李杜韓白。俱非阮亭所喜。因其太高。未便詆毀。於少陵亦時有微詞。况元白乎。阮亭主修飾。不主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可以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矣。或問宋荔裳有絕代消魂王阮亭之說。其果然否。余應之曰。阮亭先生非女郎。立言當使人敬。使人感。且興。不必使人消魂也。然即以消魂論阮亭之色。亦並非天仙化人。使人心驚者也。不過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如宮中之膏沐。熏海外之名香。傾動一時。原不為過。其修詞琢句。大槩拮據於大歷十子。宋元名家。

取彼碎金。成我風格。恰不沾沾於盛唐。蹈七子習氣在。本朝自當算一家數。奈歸愚子遊。蓬若斗  
山巖沙心餘。棄若留狗。余以為曾過也。

杭州周汾字蒼衣。詠春柳云。西湖送我離家早。北道看人得第多。不脫不粘得古人未有。惜客死  
於清江。

壬寅余過天台。齊侍即召南亡久矣。其昆季延余小飲。捧侍即全集高尺許。乞作序。盡半日之  
暇。為之翻擷。見其鴻富。美不勝收。僅記其詠漢武七律一首。後四句云。親承文景昇平業。開闢唐  
虞未有天。到底英雄晚能悔。輪臺一詔是神仙。其兄周南弟世南。俱以甲科作廣文。龐眉白髮。年  
八十餘。

陶篁村置屋孤山。余月夜訪之。憐其孤寂。勸置燕玉為煖老計。篁村以為然。購一小鬟。梁山舟侍  
講。調以詩云。病來久不見陶潛。隔著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小星正在少微邊。見說榕江  
泛檣枝。已成陰。後未涼時。一根柳粟無人管。分付樵青好護持。不比朝雲侍老坡也。如天女伴維  
摩。對門有个林和靖。冷抱梅花奈爾何。好將班管畫眉雙。莫染星星鬢上霜。比似詩人張子野。鶯  
花還有廿年狂。山舟又有白云。畢竟人間勝天上。不然劉阮不歸來。余適從天台山歸。誦此為之  
一笑。

余寓西湖漱石居。有徽州汪明府見訪。名喬年。字繡林。年八十矣。適余外出。未獲相見。蒙其題壁



云。無人。不識。元才子。令我來尋李謫仙。底事閒雲無處促。教儂空蕩釣魚船。

詩如言也。口齒不清。拉雜萬語。愈多愈厭。口齒清矣。又須言之有味。聽之可愛。方妙。若村婦絮談。武夫作鬧。無名貴氣。又何藉乎其言。有小涉風趣。而嚙嚙然。若人病危。不能多語者。實由才薄。

詩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則心浮。多改則機窒。要像初掃黃庭。剛到恰好處。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境最難。予最愛方扶南滕王閣詩。閣外青山閣下江。閣中無主有開牕。春風欲揭滕王帖。蝴蝶入簾飛一雙。嘆為絕調。後見其子某翁晚年嫌為小作。刪去矣。予大驚。卒不解其故。桐城吳某告予云。扶南三改周瑜墓詩。而愈改愈謬。其少作云。大帝君臣同骨肉。小喬夫婿是英雄。可稱工矣。中年改云。大帝誓師江水綠。小喬卸甲晚妝紅。已覺牽強。晚年又改云。小喬妝罷胭脂濕。大帝謀成翡翠通。真乃不成文理。豈非朱子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感哉。扶南與方敏恪公為族兄。敏恪寄信苦勸其勿改少作。而扶南不從。方知存幾句好詩。亦須福分。

詩雖奇偉。而不能揉磨入細。未免粗才。詩雖幽俊。而不能展拓開張。終窘邊幅。有作用人。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斂方寸。巨刃摩天。金針刺繡。一以貫之者也。諸葛躬耕草廬。忽然統師六出。斬王中興。首將。竟能跨驢西湖。聖人用行舍藏。可伸可屈。於詩亦可一貫。書家北海如象。不及右軍如龍。亦此意耳。余嘗規將心餘云。子氣壓九州矣。然能大而不能小。能放而不能斂。能剛而不能柔。心餘折服曰。吾今日始得真師。其虛心如此。

夢中得詩。醒時尚記。及晚。往往忘之。似村公子有句云。夢中得句多忘却。推醒姬人代記詩。予謂此詩固佳。此姬人尤佳。魯星村亦云。客裡每先頑僕起。夢中常惜好詩忘。

徐雨峰中丞士林。巡撫蘇州。人以為繼湯文正公之後。一人而已。母喪去官。有詔奪情不起。其方正如此。然其詩極醜麗。官中書時有句云。歸來惹得山妻問。侍女薰香近有無。

金陵僧藥根。工楷法。住揚州某菴。商人洪姓者。欲買其菴旁隙地。起花園。藥根意不欲。乃投以詩云。自笑蝸廬傍寺開。隣園樹木迴崔嵬。儂家院小難栽樹。但有青青一片苔。洪知其意。乃不果買。藥根泊瓜渚。云星光全在水。漁火欲浮天。喜晴云。雨收亦似痊沉病。日出渾如見故人。

賢者多情。每離所官之地。動致留連。韓魏公離黃州。依依不捨。尹太保四督江南。三十餘年。乙酉入相。正值重九之時。先別棲霞。再辭蜀阜。溘然泣下。公不能捨江南。猶江南之人亦不能捨公也。余送至清江浦。每晚必覓及渡黃河。公猶教以明晨作別。臨期。余乍盪面。而公遣家人來云。公已上馬行矣。蓋恐面別之難為情耳。後從京師寄詩云。歌到離亭聲斷續。人分淮浦影東西。又曰。三年口覺流光速。一別方知見面難。

古之忠臣孝子。皆情為之也。胡忠簡公劾秦檜。流竄海南。臨歸時。戀戀於黎情。此與蘇子卿娶胡婦相類。蓋一意孤行之士。細行不矜。孔子所謂觀過知仁。正此類也。乃朱子譏之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恰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高守村和云。批鱗一疏死生輕。萬

死投荒尚有情。不學遊翁捧著草。甘心箝口自偷生。

閨秀能文。紋竟出於大家。張侯家高太夫人。著紅雪軒稿。七古排律。至數十首。盛矣哉。其本朝之曹大家乎。夫宗仁襲封靖逆侯。家資百萬。以好客喜施。不二十年。費盡而盡。夫人暗埋三十萬金於後園。父其兒諫。始能襲職。其識力如此。夫人名景芳。父琦。為浙閩總督。作女兒時。年十五。晨妝云。妝閣開清曉。晨光上畫欄。未曾梳寶髻。不敢問親安。安貼加釵鳳。低徊插珮蘭。隔簾呼侍婢。背後與重看。又示謙兒云。高捧名花求插髻。徧尋佳果勸嘗新。

余不喜佛法。而獨取因緣二字。以為足補聖經賢傳之缺。身在名場五十餘年。或乍識面而相憎。或未識面而相慕。皆有緣無緣故也。己亥省墓杭州。王夢樓太守來云。商邱陳藥洲觀察願見甚切。予不解何故。晤後方知。賀尊人諱履中者。曾在尹制府署中。讀余詩而愛之。事已三十餘年。其夫人李氏見余名紙。詫曰。是子才耶。吾先君門下士也。蓋夫人為存仁先生之女。先生名惺。宰錢塘時。枚年十二。應童子試。受知入泮。因有兩重世好。歡宴月餘。別後觀察見懷。章從仙佛參真諦。且向漁樵伴此身。又曰。猶記何郎年少白。新詩賞共沈尚書。

汪度齡先生中狀元時。年已四十餘。面麻身長。腰腹十圍。買妾京師。有小家女陸氏。粗通文墨。觀彈詞曲本。以為狀元皆美少年。欣然願嫁。結婚之夕。於燭下見先生年貌。太失所望。業已鬱鬱矣。是夕諸同年醵飲巨杯。先生量宏興豪。沈醉上牀。不顧新人。和衣酣寢。已而嘔吐。將新製衾

枕盡汚腥穢。陸女志甚。未五更。雉經而亡。或嘲之曰。國色太嬌。難作婦。狀元雖好。却非郎。  
商寶意詩集刻成。有人摘其疵累。余為悵然。仲小海曰。但願人生一世。留得幾行筆墨。被人指摘。  
便是有大福分。不然。草亡木卒。誰則知之。而誰議之。余得此言。沉痛深得。聖人疾沒世無名之  
意。然古來曹蜍李志。又轉以庸庸而得存其名。豈非不幸中之幸耶。寶意先生有句云。明知愛惜終  
須割。但得流傳不在多。

黃允修云。無詩轉為讀書忙。方子雲云。學荒翻得性靈詩。劉霞裳云。讀書覺詩思澗。余謂此數  
言。非真讀書真能詩者。不能道。

諺云。死碁腹中有仙著。此言最有理。余平生得此益不一而足。要之能從人而不徇人。方妙。樂取  
於人以為善。聖人也。無稽之言勿聽。亦聖人也。作史三長。才學識。缺一不可。余謂詩亦如之。而識  
最為先。非識則才學俱誤用矣。北朝徐遵明指其心曰。吾今而知真師之所在。其識之謂歟。

汪舟次先生作周櫟園詩序曰。賴古堂集欲小試神通。加以氣格。未必不可以怖作者。但添出一  
分氣格。定減去一分性情。於方寸中終不愉快。

淡蓮洲明府稱蕪湖胡漱泉秀才。有日影度花輕五字。得五言妙境。江君旭東亦賞沙斗初化氣  
半湖陰五字。所見與蓮洲同。

詩境最寬。有學士大夫。讀破萬卷。窮老盡氣。而不能得其間奧者。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偶有一

二句雖李杜復生必為低首者。此詩之所以為大也。作詩者必知此二義而後能求詩於書中。得詩於書外。

陶悔軒方伯任衡陽時署中小池為署外居民所買先生贖歸置軒其上宋玉階督學贈句云管廳買歸三徑內夜牕補惜寸陰餘一詠其事一切其姓石君文成為序云先失楚弓旋歸趙璧汝陽田反合浦珠還支公多鶴可高飛子產之魚真得所鸚鵡待化行看君去朝天臺榭長存知是誰來作主

癸酉春余在王孟亭太守處見建德布衣徐鳳木席間吟一絕云自笑不如原上草春風吹到也開花除夕在外云閱歷深知客路難非關白首戀江干歲除一息爭千古莫作尋常旅夜看武進莊念農初宰建德即往相訪贈詩云玉峰花影颺簾旌菴戶聞雲靜不局未必山城無綺皓斯人即是少微星粗官未敢師嚴武泥飲無由續舊題劇喜少陵居杜曲得閒還過浣花溪鳳木得詩喜刻之集中後莊歿十餘年詩多散失其子宸遂搜尋不可得予於鳳木集中抄此與之嗚呼使無鳳木代為之存則人琴俱亡矣豈非愛才之報乎

蔣用蒼侍御罷官後與姚雲岫觀察同脩南巡盛典過隨園詠菊云名花自向閒中老浮世原宜淡處看後姚為廣西巡撫寄信來猶吟及之

余年二十三館今相國稽公象教其幼子承謙今四十三年矣承謙官侍讀行走上書房假滿赴

都過隨園。贈云：萬事由來夙有緣。七齡問字記當年。讀書好處心先覺。立雪深時道已傳。每盼鳳巢阿閣上。果摩麟頂絳帷前。德門善慶知無限。仁見驪珠顆顆圓。余附書相國云：當日七齡公子。為問字之佳兒。此時白髮詞臣。作青宮之師傅。能無對之欣然。思之黯然也乎。

十古善言詩者。莫如虞舜教夔。樂曰：詩言志。言詩之必本乎性情也。曰歌永言。言歌之不離乎本旨也。曰聲依永。言聲韻之貴悠長也。曰律和聲。言聲之貴均調也。知是四者。於詩之道盡之矣。每見執中人銳進不已。身家交瘁。未常隆隆而升。一旦化去。若烘開花。精神已竭。次年必萎。常詠唐花云：百花開落雖未定。倘不烘開落或遲。又見媚長官者。損下益上。徒招怨尤。而於己毫無享受。戲詠著云：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鹹中。能知味也否。

己未翰林五十人。蔣君麟昌年纔十九。大京北晴厓。公諱炳之長子也。目空一世。嘗言同館中。吾服叔度子才耳。歸愚先生。雖者年重望。意不屬也。和 皇上消夏詩。接筆立就。賜葛二疋。旁觀者

疑君正籥青雲。而竟一病以卒。余別後寄懷云：干將莫邪虞缺折。我有數言贈李邕。乃成讖語。詩有奇氣。詠七夕云：報人間簫鼓喧。羊燈無燄秋雲碧。中元詩云：兩岸紅沙多旋舞。鷺風不定到三更。劉相國綸序其詩曰：十八載夜燭太白。知臣則但問王公。廿七年晝見緋衣召汝。而重呼阿嬾。阿翁投杖誰當荷。此析薪稚子牽衣。未得預其元。莫蓋靜存亡時。大父猶存。子尚幼故也。同年金質夫哭之云：漸看豪氣籠人上。不料英年似夢中。余哭之云：一榜少年今剩我。九原才子又添君。

某侍即督學江蘇羅致知名之士所選五古最佳七古則不拘何題動輒十言引典填書如塗塗  
附查不知其命意之所在程魚門閱之掀髯笑曰欲嚇人耶此揚子雲所謂鴻文無範也吾不受  
其嚇矣

乾隆辛未予在吾甯五月十四日薛一瓢招宴水南園座中葉定湖長楊虞東景星許竹素廷  
鏞李客山果江山樵俊俞賦拙來來皆科目耆英最少者亦過花甲惟余纔三十六歲得遇此會  
是夕大雨未到者沈歸愚宗伯謝淞洲徵士而已葉年八十五詩云瀟瀟風雨滿池塘白髮清尊  
掃葉莊不有忘形到爾汝那能舉座近文章軒窗遠度雲峰影几席平分水竹光最是葵榴好時  
節醉吟相賞畫方長虞八十有二句云入座古風堪遠俗到門新雨欲催詩俞六十有九句云社  
開今粟里樹老古南園次月一瓢再招同人相會則余歸白下竹素還太倉客山死矣主人之孫壽  
魚賦云照眼芙蓉半開落滿堂名士各西東昇平日久海內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顧阿瑛徐  
良夫之風蓄積書史廣開壇坫揚州有馬氏秋王之玲瓏山館天津有查氏心穀之水西莊杭州有  
趙氏公千之小山堂吳氏尺鳧之瓶花齋名流宴詠殆無虛日許珮璜刺史贈查云庇人孫北海置  
驛鄭南陽其豪可想此外公卿當事則有唐公英之在九江鄂公敏之在西湖皆以宏獎為已任  
不四十年風流頓盡唐公號蝸寄老人司九江關懸紙墨筆硯於琵琶亭客過有題詩者命關  
吏開列姓名以進公讀其詩分高下以酬贈之建白太傅祠肖已像於旁甲辰冬余過九江則太傅

祠改作戲臺。唐公像亦不見。

馬氏玲瓏山館。一時名士如厲太鴻、陳授衣、汪玉樞、閔蓮峰諸人爭為詩會。分詠一題。衷然成集。陳田家樂云：兒童下學惱比隣。拋壻池塘日幾巡。折得松梢當旗纛。又來呵殿學官人。閔云：黃葉溪頭村路長。控針負局客即當。草花插髮儂難望。知是誰家新嫁娘。秋玉云：兩兩車乘敲棘輕。田家最要一久晴。秋田晒罷村醪熟。翻愛糟牀滴雨聲。汪養蠶云：小姑畏人房闔潛。米桑那惜春葱纖。半夜沙沙食葉急。聽作雨聲愁雨濕。陳云：蠶娘養蠶如養兒。性知畏寒饑有時。籬根賣炭聞盪漿。屋後鄰園桑剪響。皆可誦也。徐題甚多。不及備載。至今未三十年。諸詩人零落殆盡。而商人亦無能知風雅者。連峰年八十三歲。儂然尚存。聞其饑寒垂斃矣。

金陵女徐氏。適桐城張某。夫久客不歸。寄詩云：殘漏已催明月盡。五更如度五重關。又有魯月霞者。嫁徽邑程生而寡。有掃花詩云：觸我朱欄三日恨。費他青帝一春功。陳淑蘭讀兩詩而慕之。題其集云：吟來恍入班昭座。恨我遲生二十年。

本朝詩家序事。學古樂府。孔雀東南飛。而絕妙者如陳元孝之王將軍歌。許衡紫芝之伍節女歌。馬墨麟之戴烈婦歌。胡稚威之孝女李三行。皆古藻淋漓。惜篇頁繁重。不能盡錄。

乾隆初。杭州詩酒之會最盛。名士杭屬之外。則有朱鹿田、樟吳鷗、亭城汪抱樸、臺金江聲、去章張鷺洲、涓施竹田、安周穆、門京。每到西湖堤上。倚裳聯袂。若屏風然。有明中讓山兩詩僧。留宿古寺。



詩成傳抄。紙價為貴。南屏坐雨。朱云。角山昏秋欲晚。滿窗葉戰雨來初。張云。荷聲冷帶跳珠雨。鐸語遙飛潑墨山。汪云。雲氣半遮山下塔。秋光早入水邊村。施云。濃雲擁樹湖先暝。涼雨到牕山欲鷹。讓山句。如多情無過鳥。到處似留人。室敞許雲住。竹深無暑通。樹聲滿窗秋初到。山影一池泉洗青。明中句。如燒烟隔岸水猶靜。初日到窗山自移。皆可愛也。四十年來。儒釋兩門。一齊寂滅。竟無繼起者。

山陰吳脩齡有句云。雁將秋色去。帆帶好山移。人因呼之曰。吳好山。好山晚晴云。江暮收宿雨。征雁捲簾聞。野戍空千里。高秋無片雲。海明天落日。風響馬歸羣。賦罷衫巾岸。應書白練裙。與胡雅威交好。兩序皆胡所作。胡和其寒夜一聯云。凍苦星辰白。霜明屋角乾。真乃不愧孟郊。

或云。詩無理語。予謂不然。大雅於緯熙敬止。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何嘗非理語。何等古妙。文選寫。欲穿所缺。理來情無存。唐人廉沽名具。高宜近物情。陳后山訓子云。勉汝言須記。逢人善即師。文文山詠懷云。疎因隨事真。忠故有時愚。又宋人獨有玉堂人不寐。六箴將曉獻宸旒。亦皆理語。何嘗非詩家上乘。至乃月窟天根等語。便令人聞而生厭矣。

詩家有不說理而真乃說理者。如唐人詠棋云。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詠帆云。恰認己身住。翻疑彼岸移。宋人君王若看貌。甘在眾妃中。禪心終不動。仍捧舊花歸。雪詩何由更得齊。民煖恨不偏於宿麥深。雲詩無限旱苗枯。欲盡悠悠閒處作奇峰。許魯齋即景云。黑雲莽莽路昏昏。底事登

車尚出門直待前途風雨惡。蒼茫何處覓烟村。無名氏云。一點緇塵浣素衣。癡癡駁駁使人疑。縱教洗徧千江水。爭似當初未浣時。

蘇州黃子雲號野鴻。布衣能詩。有某中丞欲見之。黃不可。題一聯云。空谷衣冠非易覲。野人門巷不輕開。郊外云村。角鳥呼紅杏。雨陌頭人拜白楊烟。上王虛舟先生云。兩晉而還誰翰墨。九州之內獨聲名。皆佳句也。子雲於城外構一草屋。客至則具雞黍。夜留榻焉。父子終夜讀書。客嘆其好學。曰非也。我父子只有一被。撤以供客。夜無以為寢。故且讀書耳。

己卯鄉試。丹陽貢生字震。負詩一冊。踵門求見。年五十餘矣。曰苦吟半生。無一知己。今所望者惟先生。故以詩呈教。如先生亦無所取。則震將投江死矣。余駭且笑。急讀之。是學前明七子者。於唐人形貌頗能描摹。因稱許數言。其人大喜而去。黃星巖戲吟云。虧公寬著看詩眼。救得狂人蹈海心。

劉春池賦白牡丹云。神仙隊裡風流易。富貴場中本色難。陳紫瀾宮詹曾賦白桃花云。後庭歌罷醒初醒。前度人來鬢已華。蔣用菴御史亦賦白桃云。亡息國因紅粉累。避秦人是白衣尊。皆妙。

山陰胡西垞素行詭激。落魄揚州。屢謁盧轉運。不得見。乃除夕投詩云。莽莽乾坤歲又闌。蕭蕭白髮老江干。布金地煖迴春易。列戟門高再拜難。庾信生涯最蕭瑟。孟郊詩骨劇清寒。自憐七字香無力。封上梅花閣下看。雅雨先生見之。即呼駒往拜。鮑朱提數笏。

盧招人觀虹橋芍藥。諸名士集二千餘人。獨布衣金司農詩先成。云：看花都是白頭人。愛惜風光愛惜身。到此百杯須滿飲。果然四月有餘春。枝頭紅影初離雨。扇底狂香欲拂塵。知道使君詩第一。明珠清玉比精神。盧大喜。一座為之擱筆。

詩家閨秀多。青衣女。高明府繼允有蘇州詩筠郎。貌美藝嫻。賦秋月云：風韻亂傳林。雲華輕入河。旅思云：如何野店聞鐘夜。猶是寒山寺裡聲。曉行云：並馬勿驚人在後。貪看山色又回頭。皆有風調筠郎隨主人入都。卒於保陽。高刻其題稿。屬余題句。余書三絕。有云：絕好齊梁詩弟子。不教來事沈尚書。

沈歸愚選明詩別裁。有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雲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難。批云：此數字。抵人千百。予不覺大笑。風蕭蕭兮白日寒。是國策語。行路難三字。是題目字。此人所作。只天荆地棘四字而已。以此為佳。全無意義。須知三百篇。如采芣芣。薄言采之之類。均非後人所當效法。聖人存之。米南國之風。尊文王之化。非如後人選讀本教人摹倣也。今人附會聖經。極力贊嘆。章艮齋戲做云：點點蠟燭。薄言點之。點點蠟燭。薄言剪之。註云：剪去其煤也。聞者絕倒。余嘗疑孔子刪詩之說。本屬附會。今不見於三百篇中。而見於他書者。如左氏之翹翹車乘。招我以弓。雖有姬姜。無棄憔悴。表記之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古詩之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之類。皆無愧於三百篇。而何以全刪。要知聖人述而不作。三百篇者。魯國方策。舊存之詩。聖人正之。使雅頌各得其所。

而已。非刪之也。後儒王魯齋欲刪國風淫詞五十章。陳少南欲刪魯頌。何迂妄乃爾。

宋人好附會名重之人。稱韓文杜詩。無一字沒來歷。不知此二人之所以獨絕千古者。轉妙在沒來歷。元微之稱少陵云。憐渠直道當時事。不著心源傍古人。昌黎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今就二人所用之典。證一人生平所讀之書。頗不為多。班班可攷。亦從不自註。此句出何書。用何典。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難其自我作古。吐詞為經。他人學之。便覺不要耳。

女寵雖自古為患。而地道無成。其過終在男子。使太宗不死。武氏何能為禍。李白云。若教管仲身常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楊誠齋云。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唐人詠明皇云。姚宋不亡妃子在。胡塵那得到中華。僖宗幸蜀詩云。地下阿瞞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范同叔云。吳國若教丞相在。越王空送美人來。此數首皆為美人開脫。余詠陳宮云。若教褒姒逢君子。都是周南傳裏人。亦此意也。唐人又有句云。吳王事事都顛倒。未必西施勝六宮。此句尤妙。

余雅不喜四皓事。著論非之。且疑是子房好奇附會。非真有其人也。後讀杜牧四皓安劉是滅劉。錢辛楣先生安呂非安劉二詩。可謂先得我心。顧稼伯亦有詩誦之云。垂老與人家國事。幾聞巢許出山來。

已酉夏間。鰲靜夫圖明府。與張荷塘過訪隨園。蒙見贈云。太史藏書地。因山得一園。西風吹蠟屐。涼雨叩蓬門。霜重楓將老。秋酣菊已繁。十年荒舊學。詩律待深論。此詩雖成。逾年不寄。直至鰲公

調任金山。余過松江舟中相晤。方出以相示。予問何不早寄。曰荷塘道不佳。余笑曰。此詩通首清老一氣卷舒。不求工於字句間。古大家往往有之。頗可存也。想荷塘引春秋之義。必欲責備賢者。誘出君驚人之句耶。彼此蹶然。發第三句。是西風吹倦客。荷塘道。倦字對不過蓬字。為改作西風蠟山宸。余道蠟字又與風字不相聯貫。不如改西風吹蠟屐。益覺清老也。

奇麗川方伯篤友誼。而愛風雅。辛亥清明後三日。寄札云。有惠山侯生。名光第。字枕漁者。常攜之同至黔中。詩多清妙。而身亡後。散失無存。向其家搜得古今體一卷。特為函寄。上倘得採錄入詩話中。則鯁生附以不朽。而余亦有以報故人也。余讀之。頗近中唐風格。為錄其送友之河南云。親老難為別。家貧耐遠行。東風吹客夢。落日已孤征。盡此一樽酒。相將無限情。梁園春正好。莫聽鷓鴣聲。山塘竹枝詞云。當鑪十五鬢堆鴉。稱體單衫淺碧紗。玉環勸即拚醉飲。更無花好似儂家。陂塘春水碧於油。樹樹垂楊隱畫樓。樓上玉人春睡足。一簾紅日正梳頭。其他佳句。五言如。蟬吟出高樹。山色落孤篷。隔水犬爭吠。斷橋僧獨歸。七言如。吊李白。平戴比肩惟杜甫。一生低首祇宣城。落花云。丁盞落向春波去。不許東西兩處流。

隨園詩話卷三終